

# 中國文學史大綱

陳冠同編



海民智書局發行

# 編輯說明

- 一、本書是高中中國文學史一科，上課時的教學綱領。
- 二、中國文學史傑作很多，本書因避免步人後塵，所以另用一種體例，以備用書的人選擇。
- 三、本書立論，多取中正和平；一切涉及詭異偏頗的主張，或未能確定的見解，概不採入。
- 四、本書取材範圍嚴謹，凡文學概論及國學概論兩學科中的材料，決不竄入。
- 五、文學是時代的產物，變遷和因革是時代的創造，所以本書捉住時代，注重創造的文學。
- 五、本書材料，是先在各時代中選出單位；然後歸納編組，形式上不整齊的地方，一任其自然。

六、本書編制，是以文學本身演進的系統爲序，不以朝代劃分。

七、在文學時代中，就各個文學系統，敘述其本末，上溯其先驅，下述其流變，盡量減少各時代中斷片的敘述。

八、每一時代，每一流派，每一作家，凡可以代表一時代的精神，一流派的作家，或一作家的作品的事實，都詳加敘述；其餘則用鳥瞰法，提綱挈領一叙。

九、所舉作品，中學生未必都讀過；更未必有許多專集做參考；爲便利起見，除篇幅太長的篇章外，每節後皆舉出點代表作品，以爲欣賞及比較研究的質料。

十、舉出的作品，并非隨手拈來，都是幾經選擇：一方面要能代表作風；一方面要簡短易解而有趣味；即作品順序和分量，也都含有意義。

十一、本書僅述了一點文學史的綱要，在每節後，如教者認爲有補充必要時，可隨時指出某書或某文，令學生自己參考。

# 中國文學史大綱目次

一 導言	一
第一編 風謠時代——唐虞以前	五
二 風謠	五
第二編 詩歌時代——秦以前	八
三 詩歌第一期	八
四 歷史第一期	一三
五 哲理文和演說	一九
第三編 辭賦時代——晉以前	一九
六 短賦和騷賦	一九
七 漢賦	二四

八	詩歌上——敘事詩·····	三九
九	詩歌下——抒情詩和劇詩·····	四七
十	歷史第二期·····	五七
一一	哲理文和論文·····	六七
第四編	駢儷時代——唐以前·····	七一
一二	駢文·····	七二
一三	詩歌第二期上——晉代詩人·····	七六
一四	詩歌第二期中——樂府·····	八三
一五	詩歌第二期下——民歌·····	八七
第五編	古文時代——元以前·····	九二
一六	古文上——唐古文·····	九二
一七	古文下——宋古文·····	九八

一八	詩歌第四期上——初唐盛唐詩	一〇三
一九	詩歌第四期中——中唐晚唐詩	一一五
二〇	詩歌第四期下——宋詩	一二〇
二一	詞上——唐和五代的詞	一二五
二二	詞下——宋詞	一三〇
<b>第六編 大衆化時代——民國以前</b>		
二三	戲曲上——元代以前的戲曲	一三七
二四	戲曲中——元代的北曲	一四〇
二五	戲曲下——明清兩代的南曲	一四八
二六	小說上——元以前的小說	一五三
二七	小說中——元明清小說之一	一五五
二八	小說下——元明清小說之二	一五九

二九	唐宋以後的古文和六朝以後的駢文	一六三
三〇	唐宋以後的詩和詞之一	一六九
三一	唐宋以後的詩和詞之二	一七一
第七編	世界化時代——今日以前	一七七
三二	革命文學——三民主義文學	一七七
附表一	文學分類演進表一	一八六
附表二	文學分類演進表二	一八七
附表三	我國歷代文學家地理的分布表	一八八

# 中國文學史大綱

## 一、導言

文學 今世通談，以文學與科學相對立，表示心的活動力兩大派：科學爲智識活動的產物；文學爲情志活動的結晶。所以文學作品，在表述上 *Expression* 或形式上 *Form*，必須「思想有永久普遍的興趣」 *Inconnection with ideas of permanent and universal interest*。遠如希臘的戲曲，至今還爲我們所稱賞；二千餘年前的詩經，至今還爲我們所頌讀；紅樓夢描寫的，是十八世紀的一個家庭的事，陶淵明抒寫的是六朝時所感生的情緒，然而牠們卻同樣的能爲後來各時代的人所了解；同樣能感動了後來各時代無量數的人；所以文學根本意義，可解釋作「動人的魔力」。這因爲的是抒發感情，才去創作文學；爲的是要激動感情，才去賞鑑文學。因此單是宣洩了作者的感情，而不能挑動賞鑑者感情的作品，我們至多只能承認牠對於作者自身有價



值。我們不相信「發乎情止乎禮」是文學的正路，所以「載道」不「載道」是沒有關係的，只要動人就夠了。這個標準，或不能盡滿人意，但我們爲保持文學的莊嚴和純粹計，必先把文學的定義認清，把文學作品估價的標準認定，才不會讓絲毫的傳統的成見，攙雜在裏頭。

文學史 研究文學的方法有三種：——一，歷史法 *Historical method*；二，傳記法 *Narrative method*；三，批評法 *Critical method*。歷史法以歷史的眼光而研究文學作品，傳記法乃特注重作者個人遭際。但皆不能不出以批評的態度，傳記又本爲歷史所包，所以文學史實兼備三法，給讀者以「文學世界裏創造的心靈所完成的，自身之概畧。」同時並置那作品於歷史的背景裏，告訴讀者以古今文學家「人的精神，當他們最深摯感動時，表白在文學裏的情形。」並告訴讀者以這個人的精神，「經了無量數次的表白的，實是一個，而且是繼續不斷的。」

中國文學史 文學是個人思想的表徵，時代潮流的結晶，所以古時候文學，各

國都各有特色，就是各國都有國民文學 National Literature。就一國而論，文學常爲時代所反映。無論在何時代，必定有爲文化中心根本的思想，爲時代種種心軸。文學的背後，必有這時代精神橫在其中。有人說，西洋每一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何以我們中國的文學，不能代表時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的差別呢？其實這些作品，不是文學史上代表的作品；是「古文傳統史」上代表的作品。在那「古文傳統史」上，做文的只會模倣韓柳歐蘇；做詩的只會模倣李杜蘇黃。一代模倣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精神了。中國文學史上何嘗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我們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裏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尋。因爲「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我們研究文學史，應特別注重富於創造性，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

研究中國文學史應具的新觀念 研究與鑑賞之間，有一個絕深的鴻溝隔着。

鑑賞是隨意評論與談話；心底的讚嘆與直覺的評論，研究却非有一種原原本本的仔仔細細的考察與揣摩不可。中國文學史的時期真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至今還有許多大荒原未經墾植。我們如果要研究，必須具有兩種新觀念：一種叫做「歸納的考察」；一種叫做「進化的觀念」。有了「歸納的考察」，便不能稱意的漫談，不能使性的評論了。凡要下一個定論，在其前，心中必要自喊道，「拿證據來」。從前許多文學評論者，雖不失讀者的讚許，那是因為作者自己的才華，牠的自身可當做文學作品，而不能稱為文學的評論，故不足為法。有了「進化的觀念」，我們便可廓清了許多傳統的謬誤見解。最大之謬誤見解，如以為近代作品總不如古代；明清詩文，不如唐宋，唐宋著作，不如漢魏。其實文學這東西，不能以時代的古今而比較其優劣，即所謂「進化」者，亦不過使人明白每件東西，都是時時隨環境變異，而在變動。有時是「進化」；有時也許是「退化」。文學也是一樣，自有他的進化曲線，有時而高，有時而低。不過在大體上看來，總是向高處趨走；而「古是今之準的」信條，

便可打破了。

## 第一編 風謠時代——唐虞以前

### 二、風謠

風謠 文學最初起源，是表示一個人思想的。太古的人民，飽腹暖嬉的時候，感覺山川雲霞自然的美麗，心腦中鼓舞歡欣到極端，便不期然而然的發出一種讚歎歌慕的聲音，自然而和諧，流利而清亮，可以感動人，促成同樣的快樂，班固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朱熹所謂「有欲則不能無思，有思則不能無言，言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都是這些意思。沈約謂「歌詠所興，自生民始。」王灼謂「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此心，此歌曲所起也。」此言極是。所以我們若探究文學的原始，即謂發生在原始人類無史以前亦未嘗不可；而不能泥於他所使用發抒情感的工具。無論是為語言或為文字，祇須

含有文學性質，都可稱爲文學。

因此，研究文學史的人，推論文學之緣起，都以肇始於風謠。其與後世文學不同地方，就是後世漸趨於分析的發展，而古初只成爲混合的表現。今人研究風謠構成的要素不外三事：——（一）語言、（二）音樂、（三）動作。在原始時代，各種藝術往往混合爲一，所以風謠包含這三種要素，即後世文學，猶常與音樂舞蹈發生關係。這因欲使語言有節奏，不可不有音樂的輔助；欲使其音聲更有力量，不可不藉動作以表示。何況古人思慮單純，言辭簡質，雖有動於中而不能細密地抒發於外，不得不借助於其他藝術。後來文學漸次進步，始漸與舞蹈脫離關係了；更進而與音樂脫離關係了；到描寫的技巧更進的時候，即由音樂蛻化的韻律，亦漸次可以破除了。至於依舊借助於舞蹈與音樂的文學亦逐漸進步，而成爲精密的體製。於是文學上的種種形式體製與格律遂由以產生，而其源皆導始於風謠。

風謠之起，在文字未完備以前，故典籍不傳。但證之諸子，徵諸佚篇，雖不足據爲

典要，亦可足資參考。唐虞以前文學，書籍稱述過的——

伊耆氏：蜡祭之辭（呂氏春秋）

葛天氏：『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玄鳥之曲（文心雕龍）

祝融氏：屬續之樂（孝經鈎命訣）

伏羲氏：網罟之歌（夏侯玄辨樂論）駕辨之曲（王逸楚辭注）立基及扶來之樂（孝經鈎命

訣）

神農氏：豐年之詠（夏侯玄辨樂論）下謀之樂（孝經鈎命訣）

軒轅氏：斷竹之歌（文心雕龍）渡江之歌（水經注）柘鼓之曲（初學記及歸藏）有焱之頌

（莊子）寧封之頌（拾遺記）袞龍之頌（拾遺記）黃帝銘六篇（漢志）金人銘（

說苑）巾几之銘（後漢書注）輿几之箴（皇王大紀）

上述種種，原有後人依託的；但就篇目看來，或是畜牧社會農業社會的記事詩；或是祈福謝神的劇詩；或是歌頌首領功德正己正人的抒情詩，均不背當時社會情形。至其歌辭今尚有記載的，如——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伊耆氏蜡祭之辭。（禮記）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黃帝彈歌（吳越春秋）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有衆氏之頌（莊子）

## 第二編 詩歌時代——秦以前

### 三、詩歌第一期

詩歌 風謠是原始文學，更進一步便成爲詩歌，兩種本沒有什麼大區別；不過由內容而言，風謠是未成熟的文學作品，詩歌是成熟的文學作品；再從表現的工具而言，風謠是以語言爲工具，而詩歌則用文字爲工具而已。

前言風謠有語言、音樂和動作三種要素，及進而爲詩歌，遂由語言的質素以演成敘事詩；由音樂的質素以演成「抒情詩」；更由動作的質素以演成劇詩。詩經舊分「風」「雅」「頌」三類，我們若從大體上觀察，則「雅」可以當「敘事詩」，「風」可

以當「抒情詩」而「頌」字訓「容」可以當「劇詩」——實際上是帶有宗教色彩的讚美詩。

詩經是古代最偉大最可信的文學作品，大約是公元前第三、四紀（商之中葉）至公元前第六世紀北部民間詩歌的總集（詩經內容複雜，以民間詩歌爲最多）。其餘有幾篇作品，相傳較詩經更早一二世紀，如唐堯時擊壤（高士傳）、康衢（列子）、大唐（路史後紀及文心雕龍）、堯戒（淮南子）等篇；虞舜時卿雲（尚書大傳）、南風（尸子）、祠田（文心雕龍）等篇；夏朝析金卜辭（墨子）、刺奢（新序）、伐唐箴辭（歸藏）之類；商朝大旱祝辭（說苑）、嫁妹箴辭（京房易傳）、盤銘（禮記）之類，此一類詩歌，不但不甚可靠，且俱爲不甚重要之零片，其總數不過百篇。在文學史上俱無重要價值可言，故略而不詳。

詩經裏詩歌共有三百零五篇，這三百餘篇，分爲「風」「雅」「頌」三類，當時分別三類，必有標準在；惜在秦火之後，歷經竄亂，次序紛雜。今若打破現在詩經的



次序，而把牠們歸納之於「風」（抒情詩）、「雅」（敘事詩）、「頌」（劇詩）三大類之中，可如左列之結果——

（一）詩人創作（雅居多）——正月十月節南山嵩高蒸民……

（二）民間歌謠（風居多）——戀歌（靜女中谷將仲子……）結婚歌（關

雎桃夭鵲巢……）輓歌及賀歌（蓼莪螽斯麟之趾……）農歌（七月甫田火出

行葦既醉……）及其他。

（三）貴族樂歌（頌居多）——宗廟樂歌（下武文王……）頌神樂歌及禱歌，

（思文雲漢訪落……）宴會歌（庭燎鹿鳴伐木……）田獵歌（車攻吉日……

）戰事歌（常武……）及其他。

由世界各國韻文演進先後而言，最早是「抒情詩」，次「敘事詩」，又次「劇詩」。我國抒情詩較多佳構，敘事詩長篇極少。不過我國文學多言善，外國文學多言愛；這是民族心理的反映。西洋「敘事詩」大都以神話傳說英雄之動作，爲其述作

的對象；而中國文學界，則無論往古來今，較少偏於純粹敘事的詩歌，何況更敘述荒誕不經的事實。詩經中有重在言當時政事得失之作，但抒情的色彩，亦頗濃厚。

『詩人的創作』大概都是無名詩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們從詩句中或他種書籍內，知道作者姓名而已。這一類詩中，有幾篇很能表白作者真摯的情緒，如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何人斯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曉曉——鷓鴣

『民間歌謠』都是流傳於大多數婦孺農工的口中。最占多數的，是『戀歌』。這些戀歌，詞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文學中，實占極高的地位。如——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氓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

紆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洧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靜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狡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

兮。——子衿

『結婚歌』如桃夭是嫁女時唱的樂歌；關雎是娶親時唱的樂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桃夭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關雎

『輓歌』如葛生悼亡，蓼莪哀悼父母，至情流溢，讀之使人淒然淚下。——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葛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蓼莪

『農歌』都是很好的，如七月是叙農工時序的，如甫田火田，是初耕種時禱神

歌；如楚茨、信南山都是收穫時祭祖之歌；如行葦、既醉似都是祭事畢後宴飲親朋鄰里之歌。如無羊則爲最好的牧歌。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

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簣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無羊

『貴族樂歌』大部分是用於宗廟祭祖先先王的，或是禱歌及頌神歌。其他一部分則爲宴會之歌，爲田獵之歌，爲戰事之歌。這種樂歌，我們都覺得沒有真摯的詩的情緒，所以不必再舉例子了。

詩歌的辭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書經皋陶謨所載的舜與皋陶的賡歌，卽爲一例。詩經也不外此，大多數詩句，都是四言的；間有三言，五言以及雜言的，究屬少數。

#### 四、歷史第一期

歷史 其由『敘事詩』以演進的則爲『歷史』。古代究竟有沒有韻的歷史，不可考知；章炳麟推測倉沮以前，有詩史（檢論），當亦不謬，不過據現在最古的史

籍——如堯典一篇，雖有雜韻語之處，則已與雅體之爲韻文者不同。所以歷史實卽是敘事詩的散文化。

韻文的敘事詩和散文的歷史，其形式雖不同。而其含有二重性質則同：一方面屬於知識的記載；一方面是屬於情感想像的描寫。所以古代文史合一；而史家與文學家，亦往往不能分離。他們秀美而獨創的辭采，俊捷而動人的敘寫，在文學上有不朽的價值與偉大的影響，現在也簡單的敘述一下。

尚書 中國史書最初一部是尚書（書經）。這部史書是許多時代的文、誥、誓語的總集。間有幾篇爲歷史家記述文字，如堯典、禹貢之類。相傳尚書爲孔子所編訂，原有百篇，今存僅二十八篇（所謂古文）。所包含時代，爲自公元前二十三世紀（堯時）至公元前六百二十七年（周襄王二十五年）；但是，第一位記載者，至早是生在公元前二十世紀左右的。今節錄尚書兩段如下：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思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夔、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俞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夷拜稽首，讓予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胃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大功。』……—節錄堯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方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究於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勗哉！夫子。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牧誓

春秋左傳 次於尙書而產生的，是孔丘所作的春秋。這部書文字極簡單，而却

具有極大的權威，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後來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依牠的原文，作較詳細的記載。公羊、穀梁兩傳，僅注意春秋褒貶的義例，只有左傳文字簡質而叙寫却極活躍，有時有很美麗的描寫，在文學上有很大的影響，竟有不稱之爲左傳，而稱之爲左繡者。下面舉個例：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

夜縋城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僖公

國語 左傳所記載的時代，自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至公元前四百六十四年。



記載公元前九九〇年至公元前四百五十三年之諸國史蹟的，有國語一書，相傳亦爲左邱明所作。這部書與春秋傳性質不同。春秋傳是編年的體例；國語則分國敘述。牠在文學上亦有偉大的影響。例如——

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官，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簞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居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越語

戰國策 繼續國語的體例而叙三家分晉至楚漢未起之前重要史事的有戰國策，在這部書裏面，我們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論。這個時代是一個新時代，舊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毀，所有的言論都是獨創的，直捷的，包含可愛的機警與雄辯的詞鋒；所有的行動都是勇敢的，不守舊習慣的，都是審辨直接利害極爲明瞭的。因此，戰國策遂給讀者以一個新的特創的內容。使讀者喜歡讀他，在文學上權威很大。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齊策

除了上面幾部史書以外，尚有竹書紀年、逸周書及穆天子傳等幾部。相傳皆爲晉時束皙所發見之「汲冢周書」。竹書紀年體裁與春秋類似；逸周書性質與尚書相同。惟穆天子傳體例是古代史書中特創的，類似後代小說。但文字已多殘闕。尚有越絕書、吳越春秋及晉史乘、楚史檣杌諸書，大約都是纂輯古書中記載，而假託古人所作，并不是這一時代的作品。

## 五、哲理文和演說

哲理文 抒情詩的變體，以反省爲作用的是「格言詩」。「格言詩」而運以散文以別抒妙理的爲「哲理文」。「哲理文」本偏於知的方面，但在中國古代哲學家

所著的書中，有許多是帶有很豐富的文學意味的；許多哲學家都喜歡用很美麗的文辭，很有文學趣味的比喻，以傳達他的哲學思想。到後世，「情的文」和「知的文」始漸分途，唐朝的禪家，宋代的理學家，但求其達，不求其美，遂不能歸入文學範圍以內了。這些古代哲學家，都是生活在公元前五百七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三十年中間的。這個時代，中國陷於局部戰爭之中，政治社會紛擾達於極點；傳統的道德社會階級以及思想，都爲這個擾亂所破壞。於是新的哲學，紛然的產生出來，思想蓬勃與絢爛，及在文學上的影響，爲以前及以後的所有論哲理的書所未曾有。

老子 這些哲學家，最先出現的爲南方派的老子（公元前七五〇——四七〇？）。老子姓李名聃，陳國人（史記誤以爲楚）所代表的思想，是消極的厭世思想。這因爲當時政治齷齪，言治者紛出。而天下愈擾，所以主張「無爲」，主張「無治」。他的書名道德經，文字極簡捷。

孔子 反抗老子的思想的，則爲北方派之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公

元前五五一——四七九）他努力維持傳統的政治與社會道德，以中庸積極的態度，從事於改良當時政治，其言行雜見於論語等書內。孔子除編訂尚書、詩經，筆削春秋而外，自己記錄之書，則爲易之十翼。文王之易，極簡單之文句，以宇宙間消長二大動力爲中心，論斷現象變化之法則，認知天人關係，以演繹社會之道德律，在文學上絕少關係。孔子十翼，文致則謹嚴雄大。記載孔子的言行，最可靠者，當推論語，惟其所言，皆短文句，在文學上結構，不留潤色餘地，僅二三篇長文，較有文學上的意味，故不詳述。

墨子 較孔子略後而具有極端救世精神者，則爲中原派之墨翟（公元前五〇〇——四一六？）。他的主張，有幾點與孔家反對；儒者主張王者之師，並不反對戰爭，墨子則澈底主張「非攻」；孔家主張愛有等次，墨子則主張博愛。現傳墨子二十三篇，大約未必爲墨子所自著，是墨者的記述，及後人加入的。下面節錄一段，以略見他的文學風趣：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

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非攻上

老、孔、墨三家各有信徒，到了後來，又各分派別。——

墨家中鉅子，其著作大都已含于墨子一書之中。

孔家中則著書頗多，一部分見于禮記中，其最有影響于文學的是孟子和荀子兩部書。

孟子 孟軻，鄒人（公元前三七二——公元前二八九）。他受業於孔子之孫

子思的門人。著有孟子七篇（或謂弟子所記述的）。當時天下競言言功利，以攻伐縱橫爲賢，軻獨稱述唐虞三代之德，痛言功利之害，宣傳仁義之說。其文能潤色枯澹之倫理說，成爲多趣味的文學，辭意駿利而深切，比喻瞻美而有趣，後人很喜歡讀他。例如——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王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

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害也。養生喪死無害，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荀子 荀況，字卿，趙人（公元前三一〇——二三〇？）。生當戰國末期，因人心猾狡已極，故主張性惡，反對孟子性善之說；主張人治，反對天治，主張法後王，反對儒家法先王。必不得已，不惜用強硬手段，納人於規矩，故其學說一變而為韓非、李斯之學說。著有荀子三十三篇，內有賦五篇。詩二篇。漢、魏至唐，賦為最盛行文體之一，而其名荀況始創之。他的文字，慮周藻密，不感染策士氣習；且以充分之準備推敲而成書，與前述諸書隨意筆記問答的話不同。故於文句外形見妙，已開秦、漢以後偏尚雅麗一派修辭的文字之端。而力主人力，可以征服天然。在中國思想史上，亦放一異彩。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

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論篇

道家自老子之後，學說流行很廣，在文學上有價值者，有列子與莊子二書。

列子相傳名禦寇，其生年略前於莊子。或謂并無其人，書為後人所偽作。其文致不一律，有幾段瑰麗而婉曲盡致，很能使讀者感動。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鈎，荊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鱗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起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湯問

莊子 莊周，宋人（死於公元前二七五年左右）。老子思想雖已屬於出世間，但尚論及社會改善，至莊子更進一步，想到死生之迅速，現實界為無意識的一場幻



夢，要應化而忘物，從而一是非，無差別，徬徨於無何有之鄉，逍遙於廣莫之野，參透造化的秘奧。他的書莊子，現存三十三篇。內篇七篇最可靠，其餘二十六篇，或係其弟子所作。他的文字，於思想辭藻兩方面，都極豐富，可推為天才的作品。擬人和形容，都極其妙。不論何事，一經其筆，無不發揮一種妙致。土砂立變黃金，襤褸成爲錦繡，當其發露激越感情時，豎說橫論，痛言快語，英雄豪雋之氣，最能動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生，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

止，行爲遲，動刀甚微，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養生主

這時代思想家，在道、儒、墨三派以外的，尙有不少；但多少總受有三派的影響。他們的作品，有的已散逸——如楊朱、許行、惠施、宋鈞、騶衍、田駢等；有的是後人僞託的，——如管子、晏子、商子、孫子、吳子、鬻子、尸子等！有些書於文學無大影響，——如公孫龍子、鄧析子等。我們在文學史上都不必研究。只有韓非一人，我們應該加以注意。

韓非子 韓非，韓之庶公子（死於公元前二三三）荀卿之弟子。荀卿重禮之極，不期而入法治範圍。韓非更進一步，統合春秋以來，老孔、墨三大思潮，以明晰之頭腦，構成一大新思想，崇奉絕對的法治主義，以切合實際社會。他的書，韓非子，五十五篇，僅小部分爲後人加入的，餘皆韓非自著，在先秦諸子中，保有最純粹的面目。他的文辭，不但觀察犀利，思索精妙；且而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說理直截明快，沈痛深切。與荀卿同屬有意爲文，與其他諸子隨便筆錄者不同，故後世論文家受他的影響很大。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菘、蟀、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爭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五蠹

演說 劇詩演進而散文化的爲「演說文」中國往古，極少登台向民衆演說的文字，祇書經裏幾篇誓文，庶幾近之。至戰國時，爲時勢之必要上，演說一派之辯論家，風起雲湧，戰國策所載，幾皆當時辯論文字，春秋時代幽鬱冷靜之思索家，至戰國時代，幾無不變爲雋拔峻烈之辯論家。卽墨翟、孟軻等哲學家，無不具有雄辯資格。彼等議論，從不讓人，常有擊破對談者決心。其說明方法微妙，巧用比喻。這因與其出以煩累之理窟而曉喻人，毋寧力事卑近而巧弄之，速使人理解也。戰國策、孟子等書，前

已特叙，茲不再贅。

## 第三編 辭賦時代——晉以前

### 六、短賦和騷賦

辭賦先驅 詩歌中抒情詩一類，本與音樂發生連帶關係的；後來漸次演進，到春秋戰國之間，遂有「詩」與「賦」的分別，詩仍與音樂發生關係，賦雖句末用韻，但是不用以歌唱，已脫離音樂而獨立了。此時的賦，其體制極爲簡單，由其「不歌而誦」的作用而言，可稱之爲「短賦」；由其發抒情志的性質而言，亦不妨稱之爲「小詩」；所以文心雕龍詮賦篇，稱之爲「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如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左傳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左傳

「短賦」以後，賦體演進，以受南方楚聲的影響，而成爲「騷賦」。《文心雕龍》有辨騷明詩詮賦三篇。劉勰謂「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謂「賦」，「受命於詩人，託命於楚辭」，這因由形式言，「詩」「騷」「賦」三者，各不相同，由精神言之，則俱歸一致，而「騷」實爲「詩」「賦」間過渡的產品。今於敘述賦的正統——「漢賦」——以前，先追溯漢以前之「騷賦」。

楚辭 騷賦的總集——楚辭——大約是公元前第三世紀至第一世紀的中國南部的作品，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所仿作的。楚辭在中國文學上的威權與影響很偉大。以時代論，受影響極深的，自然是漢與三國六朝；而六朝之後，直至清之末年，其風格與句調，尙時時爲人所模擬。以文體論，除直接導源於楚辭之「漢賦」外，其他的詩歌裏以及散文裏，也多少的受牠的恩賜。牠的风格與情緒，秀詞與麗句，感發了無量數的作家，給與了無量數的資料與他們。

楚辭本漢劉向選集屈原宋玉所作，及後人擬作而爲一書之名，現在原書已不

傳；所傳的爲王逸章句（十七篇）及朱熹集註（十五篇）兩種本子。我們對於楚辭，應注意離騷、九歌、天向、九章、遠遊、卜居、渙文（皆屈原作）、九辯、招魂（宋玉作）、大招（景差作？）十篇；漢人模擬的作品，可以不必注意。

屈原 屈原名平，楚之宗室（公元前三四三——二九〇？）。本是楚懷王最信任的人，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原爭寵而心害其能，讒害屈原，王遂疏遠屈原。頃襄王繼爲國君，上官大夫又加讒害，原遂被放逐，他博聞強記，明於政治，嫻於辭令，又是楚國的貴族，很想，在政治上活動，不料在楚國一再被讒去職，又不願到別國求富貴以偷生，心中不平，非常煩惱，相傳於五月五日懷石自投汨羅江而死。他的作品，具有豐富的想像，幽沈的悲思，與他的高潔的思想，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巨作，離騷一篇，共三百七十餘句，包含十四篇四十七章短詩，他的天才發展到極點。他把一切自然界，把一切已往人物，都用最高的想像力，融冶於徬徨幽苦的情緒之下，以自叙他的生平。與他的志願，包含中國詩歌所少有之特點很多，如「自傳式的體裁」，以神話作根

據，「非人類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 「含蓄的比喻」Metaphor 等等。今節錄一段於下：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余。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綈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花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龍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城之妖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名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貽兮，恐高辛之先我。欲

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閨中既以遂遠兮，哲王又不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宋玉（公元前二九〇——二三二？）是次於屈原的一個楚國大作家。

曾在楚襄王時代做過官，免職後窮困以死。他的作品相傳有十二篇。但是笛賦（見

文選）顯然是後人依託的。其他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均見文選）、

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鈞賦、舞賦等九篇，亦似為後人所記述，而非宋玉所自作。招魂（

見楚辭）一篇，又有人歸到屈原的著作裏面。但這幾篇雖未必宋玉所作，然牠的辭

意，却很有趣，顯出作者異常的機警與修辭的技巧，都很有價值的。九辯（見楚辭）

一篇，從來人沒有異議的說是宋玉所作，在這一篇中可以看出宋玉的特有才情。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

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潛淒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

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雁雁而南遊兮，鴟雞啁



嘶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聲聲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九辯

楚辭中尙有一篇大招，相傳是與宋玉同時的楚人景差作，其情調不及屈、宋作品多多了。

### 七、漢賦

辭賦「短賦」「騷賦」原是詩之一體。春秋戰國諸人之作，概滿含着優美的抒情的詩意。到了漢代，形式內容全與詩歌不同，大都敷陳事實，雕飾浮辭，作者情感已不復見於字裏行間。只因「騷賦」尙情而「辭賦」尙知。漢以後賦遂與詩分離，而自成一家之學。

從秦始皇破滅六國，統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以來，文學受專制的火焰焚迫，像戰國時光華燦爛作品，不復出現，文學不復爲社會的工具，爲學術的工具；轉變成貴族階級的玩好。漢朝一班辭賦之臣，排班在金馬門的，等於倡優侏儒，然而當時帝王貴族好詞賦者，不乏其人，所以當時却甚發達。

漢武帝名徹（其統治時代爲公元前一四〇——八七），很好文學，因此作家輩出，其自作亦甚秀美。漢書謂其有自造賦二篇，此時可算是漢代文學的黃金時代。

枚乘，字叔，淮陰人（死於公元前一四一）。徹卽位，便用安車蒲輪徵乘；乘道死，乃訪其子臯爲郎。所作以七發爲最著，賦言楚太子有疾，吳客欲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歷說以妙歌、美食、馳騁、遊觀、射獵、望濤之樂，太子不爲之動。最後使方術之士，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之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太子便恣然汗出，霍然病已。其結構類似楚辭中的招魂、大招，而文辭頗有雕斲浮誇之弊，在文學上不佔重要地位，然影響到漢魏六朝文學甚深。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林林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樓樓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顛顛叩叩，据据疆疆，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匈隱匈磕，軋盤涌

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拂鬱，闡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荻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柏，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簪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庵庵，聲如雷鼓。發怒壓沓，清升踰趾，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滄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於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愀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七發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公元前一七九——一一七）。爲漢代最大的賦家。所作諸賦，關於田獵的有子虛上林；關於神仙的有大人；關於回顧的有哀秦二世；關於戀情的有長門美人。相如之賦，以內容而論，但敷衍目前之事而陳述，無斬新奇拔理想。惟長於修辭的技工，堪推爲古今獨步。競陳侈麗閎衍之詞，極其絢爛

眩曜，子虛一賦，幾若有韻之地理志，其山則什麼，其土則什麼，其東則什麼，其南則什麼，所有物產地勢，無不畢叙，影響以後賦家最深。

此外，嚴忌、嚴助、劉安、吾丘壽王、朱買臣，相傳作品雖多，然傳於今者絕少，且不甚重要。惟與相如同時之東方朔所作之七諫、答客難等篇，一片傲骨，躍然紙上，與浮世之滑稽家有別。又武帝以前之賈誼（公元前二〇〇——一六八）懷才而不得志，作懷沙鵬鳥諸賦，在漢代賦中，與朔賦都帶有個性色彩的。

武帝死後，賦家仍不衰，三百餘年間，作者輩出，最著有劉向（公元前八〇——九）、揚雄（公元前五三——一八）、班固（公元前三二——公元後九二）、張衡（七八——一三九）、李尤（三五——一三七）、馬融（七九——一六六）、蔡邕（一三三——一九二），以及崔駰、王褒、張子僑、劉歆、馮衍、王逸等作家。其中雖有不少素質盛名的作品，但有許多簡直不能算是文學。如班固兩都、張衡三都等賦，詳叙典章文物，名辭之紛繁瑣碎，對於形勝地方之鋪張揚厲，在沒有類書辭典時代，自然足

以表示作者見聞的廣大，學識的淵博，但拿純粹文學標準來評量牠的價值，則作者和讀者都未嘗和牠發生感情的關係。其次詠物小賦，競尚奇巧，如劉向洞簫、馬融長笛、王逸荔支之類，魏晉以後，此風更甚。此種賦等諸遊戲，誠如劉勰所謂「無貴風軌，莫益勸戒」了。又其次則模擬古作，如離騷有楊雄之反離騷、廣騷、答客難有楊雄之解嘲，班固之答賓戲、崔駰之達旨、張衡之應問等等，都無情緒之可言。

漢亡以後，魏晉期間之賦，益趨小道。形式方面，則漸趨整鍊，益事妍華；內容方面，則命題遣辭，更尚瑣屑。晉人諸作，已用俳體，已開「駢賦」之端。其中比較有純文學價值的，當推短賦的一派。此派獨立於辭典派長賦之外，而不以鋪叙爲能事，如曹植（一九二——二三二）的洛神等是。其他著名作品如王粲的初征、登樓、征思、槐賦，徐幹的玄猿、漏卮、圓扇、橘賦，張華（二三二——三三〇）的鷓鴣，潘岳的西征、閑居，左思的三都，郭璞（二七六——三二四）諸賦，雖一時膾炙人口，在文學上價值却不高，故從略。他如曹不論文，評論當時文士；陸機文賦，暢叙他的文學見解，都是最古的

文學評論，不能用文學批評他了。

辭賦變體 賦體至六朝則駢儷化，別稱之曰「駢賦」；至唐則律詩化，稱之曰「律賦」。至宋而散文化，稱之曰「文賦」。惜其形式內容，都不能脫漢代窠臼，其實今日長篇語體記事詩，即是賦的語體化，應稱之曰「語賦」。不相信，可看庾信哀江南賦，全篇不事鋪叙，僅說他自己一身所遭，純以記事來抒情，與離騷都是自傳體的記事詩，所以賦的一類中，也有許多很好的，不過在古人所論好的，以純粹文學眼光看去，或者反不對罷了。

#### 八、詩歌上——敘事詩

風謠變為詩歌，詩歌變為辭賦，而風謠和詩歌的本身，并未停止演進。現在仍照以前所述敘事詩、抒情詩、劇詩三種，分別一一說下去。

敘事詩 第一「敘事詩」在中國起來很遲，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的現象，前面已經討論過了。中國統一之後，南方的文學——賦——成了中國貴族文學

的正統和體裁，賦體本可用作鋪敘故事的長詩；但賦體北遷之後，免不了北方民族的樸實風氣的制裁，終究「廟堂化」了。但是小百姓是愛聽故事又愛說故事的，他們不賦兩京，不賦三都；他們有時歌唱戀情，有時呼籲苦痛，但平時最愛說故事，現在把幾篇重要的民間故事詩，先說一說。

最動人的孤兒行，是寫一個孤兒的故事。

……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蠟虱，面目多塵土。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

文學技術好的，要算上山採蘼蕪，這一篇寫棄婦的故事。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同此一副筆墨的，尚有一篇羽林郎，不再寫了。

上兩篇也許還算不得純粹的故事詩，也許只算是敘事的諷諭詩，但陌上桑一類的詩，從頭到尾只描寫一個美貌的女子，純然是一篇故事詩了。其描寫之手腕，可謂妙到秋毫。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下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耨者忘其耨。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甯可共載不？』羅敷則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古代最偉大的故事詩孔雀東南飛了。此詩凡三百五十三



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玉台新詠叙云：『漢末建安（一九六——二二〇）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斐回。『——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維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申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湘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鷄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母聽去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

自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違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  
自任專……』

府吏聞此變，因此暫假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  
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  
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  
絮，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向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  
今日言。』……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  
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旁；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  
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文人的敘事詩 敘事詩的精神全在說故事，只要怎樣把故事說得津津有味，  
娓娓動聽，不管故事的內容與教訓。這種條件是當時文人階級所不能承認的。再則，

紳士階級的文人，受了長久的抒情詩訓練，終跳不出傳統的勢力，所以只能做有斷制，有剪裁的敘事詩。雖然也敘述故事，而主旨在議論或抒情，注意之點，不在於敷說故事的本身。所以中國詩家純粹詩不多。但是漢魏時代，文學界得了民間故事詩新機不少；文人作品裏故事詩，也有些很好的。

蔡邕（一三三——一九二）女兒蔡琰，嫁給衛氏，夫死無子。興平年間（約一九五）被胡騎擄去，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兩個兒子。曹操派人用金璧把她贖回中國。她歸國後，感傷亂離，作悲憤詩二篇，敘述她的悲哀的遭際。一篇用辭賦體作的；一篇用新五言詩體作的。這一篇寫實的敘事詩，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節錄之如下：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疆。海內興義師，欲討共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

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入西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

腐……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  
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  
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  
疑……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  
吠……

魏黃初年間（約二二五），左延年以新聲被寵。他作的歌辭中，有一篇秦女休  
行，是一篇短的故事詩。

步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報讐……殺人都市中，徼我  
都市西，丞相羅列東向坐，女休悽悽曳楛前，兩徒夾我持，刀刃五尺餘，刀未下，臄臄擊鼓報書下。

這秦女休故事，流傳在民間，東添一句，西改一句，「母題」Motif 雖未大變，而情  
節已大變了。後數十年，詩人傅玄（二一七——二七八）作的秦女林行，便有許多

不同。

秦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競尋身僵。……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慷。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已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辜。義不苟活。墮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立無窮之名。……

### 九、詩歌下——抒情詩和劇詩

抒情詩 第二，「抒情詩」形式方面趨勢，漸趨工整。句法由不整齊漸趨向五言。起於東漢初期，而盛極於建安左右。文辭由散而駢，由樸而華。起於魏而盛極於兩晉。此不但抒情詩如此，一切韻文都有這樣的趨勢，不過抒情詩比較特別多，所以在這一節內特別說幾句。

我們談抒情詩，仍照前例，從民間文學說起。

皇帝大臣，儘管自尊自貴，四方平民看見他們做的事不好，便造出一隻歌來譏

笑他們。例如漢文帝待他的小兄弟淮南王長太忍一點，民間便造出一隻歌道：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米，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武帝時，衛子夫做了皇后，兄弟衛青威權可以壓倒一國，民間也造作歌謠道：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政府還有許多可嘆可笑的事，令人看了多少氣，老百姓直爽，忍不住就叫出來了。如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舉秀才，不知書！選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還有許多寫民間痛苦的。例如東門行是寫一個白髮小官僚和賢德的妻子的：

出東門，不願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出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

五言的有隴西行，是寫西北的婦女當家：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座客氍毹。……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勅中廚，促令辦粗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戰爭是小百姓最不願意的事。例如五言的十五從軍征：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

戀愛出乎天性，漢魏民歌中，戀歌也不少。五言的如豔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蕩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我綻。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盼。『語卿且勿盼，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又有古詩十九首者，始見於文選，題爲無名氏作，幾乎沒有一首不是好的。徐陵的玉台新詠始以其中之八首爲枚乘所作，又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爲傅毅之辭。又文選古文苑有題爲李陵蘇武唱和之詩十餘首，也都是辭華煥發而蘊情至深的。

迴車駕言遵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死。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



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十九首之一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蘇武？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李陵？

大約此種完美的五言詩，在西漢決不會發生。最初的五言詩，至早當生在東漢初期。班固：「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是較可靠的最初的五言詩。自此以後，此種詩體，流傳漸廣，漸代「四言體」及「楚辭體」而占領了詩的領土，然其盛時，當在建安（二九六——二二九）左右。

此外，尚有漢武帝君臣倡和的柏梁詩，相傳爲七言詩體之祖。

漢代詩人 自屈原以後，至漢代之末，幾無一個重要的大詩人出現。西漢詩人，

劉徹天才是很高的，其他若韋孟、韋玄成之詩，都是教訓垂諫之意，而無詩的美趣，不足使我們注意。梁鴻諸詩，卻較韋氏諸作爲勝，然除五噫外，也都不甚成功。東漢詩人，則推班固（三二—一九二）、傅毅、李尤（五五—一三七）、張衡（七八—一三九）、蔡邕（一三三—一九二）、蔡琰諸人。然兩漢的這一班詩人，所作僅數首，自不能當大詩人之稱。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劉徹秋風辭

陟彼北芒兮，噫！願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梁鴻五噫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難，側身東望兮，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

致倚道遙，何爲懷憂心煩勞。——張衡四愁詩之一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僮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蔡邕飲馬長城窟行

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 東漢到了靈帝、獻帝時代，政治昏亂到極端，外邊是鮮卑連年寇邊，裏面是黃巾大亂，終成了三國分立的局面。這個紛亂時代，却是文學史上的一個燦爛時代。這時代的領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却又是一個天才很高的文學家。自己又愛才如命，故能招集許多文人，造成一個提倡文學的中心時代。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具有天才的文學家。故曹操死後，這個文學運動，還能繼續下去。這個時期，在文學史上叫做「建安（一九六——二二〇）時期」。

曹操，字孟德（一五五——二二〇），所作短歌行、步出東西門行（均四言）、苦寒行（五言），極豪逸悲涼之致，有慷慨悲壯之美。

曹丕，字子桓，操之長子。八歲能屬文。所作如善者行（四言）、雜詩（五言）、燕歌行（七言）等均極佳。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技可依……—短

歌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步出東

西門行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苦寒行

四言詩時期，在詩經以後，已成過去；漢朝四言詩幾無一篇可讀。曹操雖有復古的意味，也不能使四言詩復活。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過，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家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雜詩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燕歌行

這兩首，前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衆化；後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

曹植 曹植，字子建，（一九二——二三二）是當日最偉大的詩人。不做了皇帝，他頗受猜忌，經過了不少的憂患，明帝時封陳王，死後謚曰思。所著賦，頌，詩，銘，雜論百餘篇，今傳集十卷。植之詩，情緒既真摯迫切，鑄詞又精妙美適。其作品影響於後世詩人的有最大兩點：其一，獨創的鑄句與用字法。是古人所極少有的；子建常用之，却用得極自然極適合，絕不見雕斲與牽合的縫痕。其二，詩歌中對偶的句子很多。子建實爲六朝詩人先驅。他寫得自然而不像後人強湊強對，所以我們不覺得討厭，反覺得可愛。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鶴自投羅。羅家見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野田黃雀行

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桑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閒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途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

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屨，中夜起長嘆……美女篇

前一首，可以代表植詩中心意境，愛自由思解放的心理；後一首，可以代表植的鑄句和用字法。

與曹氏三詩人同時的，有「建安七子」——孔融（二五三）——王粲（一七七）——徐幹（二七一）——阮瑀（二二八）——陳琳（二二二）——應瑒（二二九）——劉楨——及楊修（一一七）——繁欽（一一八）——仲長統（二七九）——諸人，大半都是爲曹氏所引用的，都不能勝過於曹氏父子。

樂府 第三，「劇詩」一變而爲「樂府」——漢武帝時候，有個李延年善歌舞，有一天他在皇帝面前起舞，唱了一隻很美的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原來這個美人，就是延年的女弟，因此就得幸了，號李夫人。武帝正興造諸祠，欲造樂，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一方面採趙、代、秦、楚之謳，一方面令司馬

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郊祀的時候，叫童男女七十個人，同唱樂府。現存尚有郊祀歌十九章。

樂府即唐以後「教坊」。李延年全家都是倡工，在狗監裏當差。司馬相如也不是什麼貴族，他不但在他的太太開的酒店裏洗碗盞；他的進身也是靠他的同鄉狗監楊得意推薦的。這一班人組織的樂府，除造了少數雅樂，應酬郊祀外，其餘便成了一個俗樂徵集的機關，民歌的保存所。

所以樂府這種制度，在文學史上很有關係：

其一，民間歌曲因此得了寫定的機會，有時因為音樂的關係，不能不加以更改添減，使他協律，如前面所舉的羽林郎、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等篇，都是已經文人寫定的。這種詩歌叫做「樂府」。

其二，這些平民的歌曲，層出不窮，有無數新花樣新形式，引起了當代文人的新興趣。使他們不能不愛玩，不能不模仿。因此從漢到唐，便添了不少的文人模仿民歌

做的樂歌，也叫做「樂府。」

其三，民間的文學，因此有機會同文人接觸，文人從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後來文人模仿「古樂府」作的不能入樂的詩歌，也叫做「樂府」或「新樂府」了。

## 十 歷史第二期

漢史 漢代之文學多為模擬的，殊少獨創的精神，但漢代却多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的史記，這部書，實是今古無匹的大史書，其燦爛的光采，永如初昇的太陽，不僅照耀於史學界，且照耀於文學界。還有班固的漢書與劉向的新序、說苑、列女傳、韓嬰的韓詩外傳，也頗有獨創的精神。荀悅的漢紀，體裁雖倣於左傳，敘述卻亦足觀。故漢代文學，昔之批評家多稱許其賦，實則漢賦多無特創的精神，無真摯的情感，其可為漢之光華者，實不在賦而在史書。

史記 司馬遷字子長（公元前一四五——前八六？）父談為太史令。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屢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繼談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後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作史記。因李陵降匈奴，遷爲之辯護，受腐刑。

遷之作史記，實殫其畢生之精力。自遷以前，史籍之體裁簡樸而散漫，有分國叙述之國語、戰國策，有紀年體之春秋，有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爲散雜；沒有一部有系統的史書，叙述古代至戰國之前後的。於是遷乃采經撫傳，纂述諸家之作，合而爲一書。但其材料亦不盡根據於古書，有時且叙及他自己的見聞，他友人的告語，以及旅遊中所得的東西。其叙述始於黃帝（公元前二六九七）迄於漢武帝。『凡百三十篇，九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自序）。分本紀十二，年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本紀爲全書叙述的骨幹，其他年表、書、世家、列傳，則分叙各時代的世序，諸國諸人的事蹟，以及禮儀學術的沿革，此種體裁皆爲遷所首創。將如此繁雜無序的史料，編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書，其工作

真是至艱，其能力真可驚異！中國古代的史料賴此書而保存者不少，此書實可謂爲古代史書的總集。自此書出，所謂中國的『正史』的體裁方始成立，作史者受其影響者至二千年，此書的體裁不惟爲政治史，且包含學術史，文學史，以及人物傳的性質，其八書——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自天文學以至地理學，法律經濟學無不包括，其列傳則不惟包羅政治家，且包羅及於哲學者，文學者，商人，日者，以至於民間的游俠。在文字一方面，亦無一處不顯其特創的精神。他串集了無數的不同時代，不同著者的史書，而融貫冶鑄而爲一書，正如合諸種雜鐵於一爐而燒冶成了一段極純整的鋼鐵一樣，使我人毫不能見其湊集的縫跡。大約遷之採用諸書並不拘拘於採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於今者則改之，且隨時加入別處所得的材料，如五帝本紀一節的材料，雖全取之於尚書堯典，然於當時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疇，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鳩僝功之類，無不改寫爲平易之今文。所以史記雖集羣書而成，而其文辭能純整如出一手，此種改削實爲其重要

之原因。

在後來文學史上，史記之影響亦極大，有無數的作家去擬倣他的叙寫的方法與他的風格；而作傳記者，更努力的想以史記之文字爲他們的範本。史記本身的叙寫，則雖簡樸而卻能活躍動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躍躍的寫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傳的一段，可作爲一例。

「荆軻者，衛人也。……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遊於酒，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襪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力

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裝爲遣荆卿……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上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得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書 遷卒後百餘年，有班固者作漢書。此爲第一部摹擬史記的著作。其後繼固而作者幾乎代有二三。固書與遷書唯一不同之點，在於史記爲通史，而漢書則爲斷代的。起於漢之興，而終於西漢之亡。漢書共一百篇，凡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史記所有之世家，漢書則歸入列傳中。史記之「書」，漢書則改名爲志，二者之不同，僅此而已。但漢書之體裁，亦有不盡純者。固雖以此書爲斷代的，僅記西漢二百二十九年間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卻並叙及上古的人物，藝文志亦總羅古代至漢的書籍。尤可異者，則其中之貨殖列傳且叙及范蠡、子贛、白圭諸人。其體例殊不能謂爲嚴整。大約古今人物表及藝文志皆爲史記所無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補史記之缺。（至於貨殖傳敘述之淆亂，則不知何故。）漢書之文字，叙漢武帝以前的事，大都直鈔史記原文，異處甚少，故亦頗有人譏其標竊。至其後半，則大半根據其父彪所續前史之文，而加以補述增潤，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筆。固經營此書亦甚費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詔作史，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

莫不諷誦。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爲固妹昭所補成，因固死時，此數篇尙未及竟。

傳記 除史記與漢書之二大史書外，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及韓嬰之韓詩外傳，亦殊有一叙的價值，此數書皆爲傳記一類的著作。

韓嬰，燕人，漢文帝時爲博士，又歷官於景帝、武帝二世。嬰所專習者爲詩經；漢初傳詩者三家——齊、魯、韓——嬰卽韓詩的創始者，曾作詩經外、內傳，內傳今散佚，獨外傳尙存，卽所謂韓詩外傳。但此書卻不是詩經的注解，乃是與說苑、新序同類的書，『大抵引詩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詩』其文辭頗簡婉而美，其所敘述，頗保存許多很好的故事。

劉向（前八〇——前九）爲漢代大編輯家，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其原料亦皆集之於古代各書，向第加以一番編纂的工夫。說苑共二十篇，以許多的片段故事，分類歸納於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敬慎、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叢談、雜言、辨物、修文、反質之二十個題目之下。新序之性質，亦與說苑相同，今所傳

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爲雜事，第六卷爲剗奢，第七卷爲節士，第八卷爲義勇，第九卷及第十卷爲善謀。列女傳爲專叙古代婦女的言行者，其體裁亦與新序說苑相同，以許多的故事，歸之於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幾個總目之下，每傳並附以頌一首。此書有一部分爲後人所補入者。後來的人以附有頌者定爲劉向原文，無頌者定爲後人所補，大抵無頌者都爲漢代人及向以後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凡此三書，其中故事有許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爲戲曲、詩歌的原料；有許多是機警譬喻，別有風趣。舉一二例於下：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

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乎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正史」與「傳記」二者之外，古代左傳式的「編年史」，至漢末亦復活。當獻帝時，荀悅爲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此爲左傳的第一部摹擬的作品。此後類此的著作，便常常出現了。荀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二四八——二〇九）好著述，漢紀雖非他的特創之作，然辭約事詳，亦頗自抒其論議。

魏代歷史家，初有譙周作古史考，薛瑩、韋曜、華覈共撰吳書。周爲蜀人，字允南，（二〇〇——二七〇）後降魏。曜及覈皆吳人，瑩後降魏。

晉初有皇甫謐著史書及傳記甚多。謐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所作有帝王世紀、年歷、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及玄晏春秋。



陳壽，字承祚，蜀人（二二三三——二一九七），少時師事譙周。作魏蜀吳三國志，時稱爲大歷史家。論者謂其善於敘事，有良史之才，至今仍認爲不朽的巨著；然其體例總不出史記、漢書範圍以外，尙著有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

略後，有袁宏，字彥伯（三二一八——三七六）仿荀悅漢紀作後漢紀三十卷。又作竹林名士傳三卷。宏後有何承天，曾爲宋的著作佐郎，撰國史，當時稱爲名史家。又有徐廣字野民作晉紀四十六卷。裴松之字世朝（三七一——四五二）作晉紀，并注三國志。其子斐駟注史記。同時，北朝有崔浩，字伯淵，作國史三十卷。因記事不善諱飾，觸北人怒，殺浩，并滅其全族，爲歷史上文字獄之一。

略後，有范曄，字蔚宗（三二九八——四四五）嘗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其體例亦不出於司馬遷、班固範圍，但至今仍認爲不朽的巨著。

同時有劉義慶者（四〇二——四四四）宋之宗室，撰徐州先賢傳，又有臧榮緒者，括東西晉的史事爲一書，凡紀錄紀傳百十一傳，爲時所稱。

## 十一 哲理文和論文

漢代哲理文 漢之哲理文，遠不如戰國時代之炳耀，思想則幾皆秉孔子之遺言而毋敢出入，不復有戰國時電閃風發之雄偉的論難——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辭則幾皆冗衍而素樸，無復有戰國時比譬美麗而說理暢順之辭采。中國之批評家多重漢之論文，以爲渾厚，實則遠遜於戰國時代——即自此以後二千年間，好的論文亦絕難一遇。

賈誼 最初出現者有陸賈，賈爲漢開創之帝劉邦時人，作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邦未嘗不稱善。此書雖至今尙傳，然爲後人所依託，原書已不傳。後有賈誼（二〇〇——一六八）曾上治安策於漢武帝。議論暢達而辭勢雄勁，似較其辭賦爲更足動人。今所傳有新書五十八篇，多取漢書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章段，顛倒次序而加以標題。大約是舊本殘逸，後取誼文割裂重編之故。然誼固可追蹤於戰國諸子之後，自是漢代第一流的大論文家。今舉其治安策的一節：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景帝之時，有吳楚七國之叛亂。這個時代，智謀之士頗多，如鼂錯，如鄒陽，如枚乘，其說辭皆暢達美麗而明於時勢，有類於戰國諸說士。枚乘曾兩上書諫吳王，當時稱其有先知之明。鼂錯，潁川人，爲景帝內史，號曰智囊，卽首謀削諸侯封地者。吳楚反，以誅錯爲名，錯遂爲這次內亂的犧牲者。錯深明當時天下情實，故所說都切當可行，亦當時之一大政論家。鄒陽，齊人，初事吳王濞，以王有邪謀，上書諫之不聽，遂去吳之梁，從孝王遊。左右惡陽於孝王，王怒，下陽於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辭甚辯而富情感，讀者都能爲其所感動。故孝王得書，立出之，待爲上客。此種文章，自陽後便不易得見。

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諸儒者皆會上書論事，然意見文辭都不足稱。

揚雄 其後二十餘年有揚雄，曾擬論語作法言。他的見解雖有時可以注意，而文辭中摹擬之病甚深，處處都做做著論語之簡質的語法，直忘了論語是何時代的作品，且忘了論語是弟子所記的語錄而非孔子所自作，殊覺可笑；甚至論語十三篇，他的法言亦寫了十三篇，以相匹對，更是無謂之至。與雄同時者有桓寬，曾作一部鹽鐵論，至今尙傳，其體裁殊特別，但其文辭亦極平淺。

王充 其後四十餘年，有大論文家王充出。充卒於公元九十年間（漢和帝永元中），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曾師事班彪，仕郡爲功曹，以數爭諫不合去。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遂成論衡八十五篇。論衡實爲漢代最有獨創之見的哲學著作。當時儒教已爲思想界的統治者，而充則毅然能與之問難。他在問孔篇上說：「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聖賢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况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能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

不能知也。」這些話那時更有什麼人敢說。又在物勢篇上說：「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這些話亦是說得很勇敢的，但充的文辭殊覺笨重而不能暢順流利。略後於充者有王符，符字節信，安帝時人。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以譏當時之得失，不欲彰顯其名，故曰潛夫論，凡三十六篇。但其言論無甚新意，文辭亦殊平冗。

此後，至獻帝時，又有三個論文家出現。一為仲長統，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一七九——二一九）。性倜儻，不矜小節，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曾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一為荀悅，悅之漢紀，前已述及，其論文集名申鑒，凡五篇，名政體，時事，俗嫌者各一篇，名雜言者二篇。一為徐幹，幹字偉長，北海人（二七一——二二八），著中論二十餘篇，傳於今者凡二十篇，曹操曾屢辟之，俱不應。此三人的思想俱不脫儒家的範圍，文辭亦無可特稱之處。

魏晉兩代哲理文，殊不發達。作者的思想，無可特加以注意的必要；論文亦多因傷於文字的俳偶，不易暢所欲言。與韋曜、華覈共著吳書之薛瑩，著有新議八篇。後有傅玄（二二七——二七八）作傅子，爲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後有江統，字應元，爲晉時最具深慮遠識的政論家，曾作歷史上著名徙戎論，當時政府不用其言，未及十年，五胡果亂華，如統所料。後有葛洪，著抱朴子，凡內外篇八卷。內篇論神仙修煉等事；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物臧否。至宋有劉義慶者，著世說新語，頗多名雋之言。然此輩思想家，概未能跳出儒家的範圍。

#### 第四編 駢儷時代——唐以前

一切文學，受了辭賦的影響，逐漸傾向駢儷的體裁。到了魏晉以後，更明顯，更急進了。六朝的文學，可說是一切文體都駢儷化了，論議文也成了辭賦體，紀敘文也用了駢儷文，抒情詩也用駢偶，記事與發議論的詩也用駢偶，甚至於描寫風景也用駢

偶，故這個時代，可說是一切韻文與散文的駢偶化時代。

## 十二 駢文

駢文 對偶的文辭，是中國單音方體字的專利品。中國自有完備的文字以後，最早的文章，便已趨向於對偶的一途，即散文中也常有一二聯的駢句。而到了魏晉以後，駢體的文章，便大大盛行起來。中國的文學作品，素來是講究聲調的，而這種文體，一聯一聯地排比整齊，六個音的句子，底下也對上六個音的一句；四個音底下也對上四個音。於聲調方面，讀起來很和諧。所以在韻文和散文之外，在中國會發展出這樣的一種「駢體文」來。平心而論，做得好的駢體文，不但字句整齊，合於美術的對稱法則；連平仄聲也參錯互用，不使凌亂。聲調方面，合於人聲的自然，極能動人，然而畢竟不如散文曉暢流利，適用於複雜的意思，而且注重運用古典，難免流於堆砌繁複。所以這種文章，做起來，在時間上是極不經濟，在措詞上，又難於條暢。

駢儷文的成立，却肇始於魏晉。陸機（二六一——二〇三）、陸雲（二六二——

三〇三）本來是將門子弟，却折節去讀書，做出極綺麗藻艷的文章來。陸機的連珠五十，大開四六之門。嗣後葛洪（二四七——三二八？）、郭璞（二七六——三二四）、推波助瀾，傳到六朝，顏延之（三八四——四五六）、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謝莊（四二一——四六六）、鮑照（四二一？——四六五？）、沈約（四四一——五一三）、江淹（四四四——五〇五）、任昉（四六〇——五〇八）、孔稚圭（四四七——五〇一）、劉峻（四六二——五二一）、謝朓（四六四？——四九九），及梁武帝、蕭衍暨其子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均稱大家。傳到後周，徐陵（五〇七——五八三）、庾信（五一三——五八一），遂集六朝之大成了。其流風餘韻，直至唐天寶年間（七四二——七五七），一切散文，幾皆駢儷化。大概六朝人，運用清麗的筆墨，來寫瀟灑的胸襟，較有可觀，而且能舒卷自如，不爲典故所累，而流於呆滯。謝啟書牘等類，寫得纏綿委婉，極有丰神。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



奴婢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北齊文宣帝禁浮

華詔。

……奉教垂寶鳥騮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鷲；臨源猶遠，忽見桃花。流電爭光，浮雲連影。張敞畫眉之暇，直走章臺；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庾信謝滕王賚馬啓。

……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旣文旣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騮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搶；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颯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諠。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媿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又

促裝下邑，浪棧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  
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瞑膽，  
壘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孔稚圭北山移文。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萬戶千門，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  
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閒觀  
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隣之自媒；婉  
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箏篋雜引，非因曹  
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僊，閔氏覽而遙妒。且如東鄰巧笑，  
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慶曲。妝鳴蟬之薄  
鬢，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凡魏帝。  
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  
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僊，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晴開朗，逸  
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  
甯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旣而椒

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曉；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護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緙繩。永對旣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徐陵玉台新詠序。

十三 詩歌第三期上——晉代詩人

兩晉六朝的思想界，因爲兩漢經生破碎支離的反動，時世喪亂的影響，發生一種「厭世的樂天主義人生觀」。一面極端的悲觀，一面從悲觀裏找快樂，這所謂「玄學」。同時另外有一種思潮從外國輸入的，便是佛教，佛教雖說漢末傳到中國，但

認真研究教理組成系統，實自鳩摩羅什以後，這「玄學」與「佛學」在這時代文學作品的詩歌中，充分表現出來。

五言詩 五言詩體，起於漢代的無名詩人，這因四言詩，上二下二，過於整齊，缺乏變化，五言新體詩遂乘時流行。經過建安時代許多詩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是第一個用全力做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詩的內容與形式時代的境界線。

阮籍 字嗣宗，（二一〇——二六三）「竹林七賢」之一，是崇信自然主義的一個思想家。生在那個魏晉交替的時代，他眼見司馬氏祖孫三代專擅政權，欺曹氏，壓迫名流，他不能救濟，祇好縱酒放恣。他崇拜自由，而時勢不許他自由；他鄙棄那虛偽的禮法，而「禮法之士，疾之若讐」。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發洩在酒和詩兩件事上。他有詠懷詩八十餘首，他是一個文人，當時說話又不便太明顯，故他的

詩，雖然抬高了五言詩的身分，雖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詩的地位，同時却也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令自嗤。

稽康 稽康，字叔夜，（二二三二——二六二）亦「竹林七賢」之一，所作四言詩，如贈秀才入軍、酒會雜詩，皆造境飄逸，詞句秀麗；惟五言詩則爲辭所累，反不若四言之可諷味。

太康中作家有張華（二二三二——三〇〇）傅玄（二一七——二七八）棗據何劭稍後，有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即陸機與弟雲，潘岳與姪尼，張載與弟協、亢，及左思——及王讚、孫楚、石崇、曹摅、歐陽建、郭泰機等。永嘉時（三〇七——三

一三，有劉琨、郭璞、孫綽、袁宏、許詢、謝混等。除去左思、郭璞少數人外，都只是詩匠而已。這一班詩匠的文學，不是擺起周頌大雅架子，便是打着駢偶的調子；不然，就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左思是個有思想的詩人，他的詩，雖帶點駢偶，却不討人厭。如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晰。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迹。濃朱衍丹唇，黃吻爛漫赤……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責，掩淚俱向壁。——嬌女詩

這時代說理詩，不免都走上了抽象的玄談的一路，并且還勉力學古簡，故結果竟不成詩，只成了一些談玄的歌訣。郭璞却能運用一些鮮明豔逸的具體象徵，來達出一兩個抽象的理想。他的遊仙詩與仲長統的述志、左思的詠史，都比較可讀。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穎陽（指許由，臨河思洗耳、『閻闔』（秋風爲閻闔風）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遊仙詩第二首

陶潛 東晉六朝之際，却出一個大詩人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謂字元亮（三六五——四三七），是自然主義的哲學的絕好代表者。他一生只行得「自然」兩個字，他曾作了一篇五柳先生傳替自己寫照。一度爲彭澤令，不樂居官，賦歸去來辭。有集八卷，他的詩在兩晉六朝文學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後一切辭賦化，駢偶化，古典化的惡習氣都掃除的乾乾淨淨。他的環境是平民的環境，而他的學問却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所以他儘管做田家語，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儘管做哲理詩，而不失爲平民的詩人。詩中趣語，只是幽默，不是滑稽。使人感到微笑，得着一種清涼的快感。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嶺，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田園居之一

人生歸有事，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

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劬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二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十六，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挽歌辭

謝靈運 劉宋一代（四二〇——四七八）號稱文學盛世。但向來所謂「元

嘉（四二四——四五三）文學」的代表者謝靈運與顏延之實在不很高明。顏延之是一個庸才，他的詩毫無詩意，謝靈運是一個佛教徒，喜歡游玩山水，故他的詩開「山水」的一派；但他受辭賦的影響太深了，用駢偶的句子來描寫山水，故他的成績並不算好，遠不如陶潛真能欣賞自然的真美。



鮑照 當時的最大詩人不是謝與顏，乃是鮑照。鮑照是一個有絕高天才的人；他二十歲時作行路難十八首，才氣縱橫，上無古人，下開百代。可惜他生在那個纖弱的時代，矮人隊裏不容長人出頭，他終於不能不壓抑他的天才，不能不委屈牽就當時文學界的風尚，鮑照的天才不但『取湮當代』到了身後，還蒙『險俗』的批評，其實『險』只是說他才氣放逸，『俗』只是說他不避白話，近於『委巷中歌謠』。這因鮑照受樂府民歌的影響最大，故他的少年作品，多顯出模倣樂府歌行的痕跡。他模倣樂府歌辭竟能『巧似』，故當時的文人嫌他『頗傷清雅』，說他『險俗』。直到三百年後，樂府民歌的影響已充分地感覺到了，才有李白、杜甫一班人出來發揚光大鮑照開闢的風氣。杜甫說『俊逸鮑參軍』，這可見鮑照是個開風氣的先鋒。他在當時不受人的賞識，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一表裏望皇州。九衢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

疏。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皆壞懷百憂？——代結客少年場行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擬行路難之四

元嘉以後，文人趨向用典，齊梁之間，注重聲律。這時皇帝提倡於上，王融、沈約、謝朓、一班人鼓吹於下，於是文學遂成極端機械化。後人將錯就錯，推波助瀾，後來所謂「律詩」，便是遵守這時代所提倡的格律的詩。

#### 十四 詩歌第三期下——樂府

絕句先驅 但文學新時代快到了，這五六百年中的樂府民歌，到了這個時候應該要發生影響了。我們看蕭梁一代（五〇二——五五四）幾個帝王做作的樂府，便可以感覺文學史的新趨勢。蕭衍（武帝）的樂府裏，顯出江南兒女豔歌的大影響。

特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絃。

階上香入懷，庭中草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子夜歌

艷艷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思，俱期遊梵天。——歡聞歌

他的兒子蕭綱（簡文帝）也做了不少的樂府歌辭。如

別離四絃聲，相思雙笛引。一去十三年，復無好音信。——生別離

客行祇念路，相爭度京口。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搖手。——春江曲

枝中木上春併歸，長楊掃地桃花飛。清風吹人光照衣，光照衣，景將夕。擲黃金，留上客。——江南曲

這樣仿作民歌的風氣，至少有好幾種結果：第一是對於民歌的欣賞。試看梁樂府歌辭之多，便是絕好證據。第二是詩體的民歌化的趨勢。宋齊梁陳的詩人的「小詩」，大概都是模仿民間的短歌的。梁以後，此體更盛行，遂開後來五言絕句的體裁。如

別來顛顛久，他人怪顏色。只有匣中鏡，還持自相識。——蕭綱愁閨照鏡

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見，拭淚坐調絃。——何遜爲人妾怨

至如隱士陶弘景（死於五三六）有答詔問山中何所有的一首詩，竟是一首

「絕句」了。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陳叔寶（後主五八三——五八九）是個風流天子。史家說他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其中有最艷麗的詩，往往被選作曲詞，製成曲調，選幾百個美貌的宮女學習歌唱，分班演奏；在這個環境裏產生的詩，歌應該有民歌化的色彩了。

大婦西北樓，中婦南陌頭，小婦初粧點，回眉對月鉤。可憐還自覺，人看反更羞。

大婦愛恆偏，中婦意長堅，小婦獨嬌笑，新來華燭前。新來誠可惑，爲許得新憐。

大婦正當壚，中婦裁羅襦，小婦獨無事，淇上待吳姝。鳥歸花復落，欲去卻踟蹰。——三婦豔詞

春日好風光，尋觀向市傍。轉身移佩響，牽袖起衣香。——舞媚娘

律詩先驅 後主的樂府，可算是民歌影響的文學的代表，他同時的詩人陰鏗的『律詩』可算是『聲律論』產生的文學的成功者。永明時代的聲律論出來以

後，文人的文學受他不少的影響，駢偶之上又加了一層聲律的束縛，文學的生機被他壓死了。逃死之法，只有拋棄這種枷鎖鐐拷，充分地，向白話民歌的路上走。但這條路是革命的路，只有極少數人敢走的大多數的文人，只能低頭下心，受那時代風尚的拘禁。有天才的人，在工具已用的純熟以後，也許能發揮一點天才，產出一點可讀的作品。聲律之論起來之後，近白年中，很少能做好律詩的。沈約、范雲自己的作品都不見高明，梁朝只有何遜做的詩，偶然有好句子。到了陰鏗才是『律詩』成立的時代。

懷士臨霞觀，思歸望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

源。——登樓望鄉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礎險，村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

風。——晚泊五洲

這不是舊日評詩的人所謂『盛唐風格』嗎？其實所謂盛唐律詩，只不過是極

力模仿何遜、陰鏗，而得其神似而已。杜甫說李白的詩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杜甫自己也說：「敦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苦用心。」然則盛唐律體的玄妙，不過爾爾，正如杜甫說的「恐與齊梁作後塵」而已。

## 十五 民族

新民族文學 漢朝統一了四百年，到第三世紀就分裂成三國。司馬氏統一中國，不到二三十年，北中國便發生大亂了。北方雜居的各種新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一時并起，割據北中國，是爲五胡十六國的時代。北方大亂了一百多年，後來鮮卑民族中的拓跋氏起來，逐漸打平了北方諸國，是爲北魏，又稱北朝。南方東晉以後，雖有朝代的變更，但始終不曾有種族上與文化的大變動。東晉以後直到隋朝，平陳，是爲南朝。這個南北分立的時期，有二百年之久；加上以前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加上三國分立的時代，足足有四百年的分裂。這個割據分裂時代的民間文學，自然是南北新民族的文學，江南新民族本有的吳語文學，到此時代，方才漸漸出現。南方

民。族。的。文。學。的。特。別。色。彩。是。戀。愛，多。纏。綿。宛。轉。的。戀。歌。北。方。的。新。民。族，多。帶。著。尚。武。好。勇。的。性。質。故。北。方。的。民。間。文。學。特。別。色。彩。是。英。雄，多。慷。慨。洒。落。的。高。歌。

南方民歌 我們先看南方新民族的兒女文學，火子夜歌云：『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這不但是子夜歌的總評，也可算是南方兒女文學的總引子。子夜歌幾百首，決不是一人所作，大概都是民間所流傳。

自從別歡來，匿器了不開。頭亂不敢理，粉拂生黃衣。

夜長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聞歡喚聲，虛應空中諾。

梅花落已盡，柳花隨風散。歎我當春年，無人相要喚。——子夜春歌

反覆華簾上，屏帳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子夜夏歌

自從別歡來，何日不相思？常恐秋葉零，無復連條時。——子夜秋歌

塗澀無人行，冒寒往相覓。若不信儂時，但看雪上跡。——子夜冬歌

子夜歌之外，還有華山畿幾十首，懊儂歌幾十首，讀曲歌近百首，還有散曲無數。皆是纖巧穠豔。

憶歡不能食，徘徊三路間，因風寄消息。

覓歡敢喚名，念歡不喚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

折楊柳，百鳥園林啼，道歡不離口。

百花鮮，誰能懷春日，獨入羅帳眠？

逋髮不可料，憔悴爲誰睹？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許——讀曲歌之一

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懊惱歌之一

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華山畿之一

這幾首詩，用寥寥的幾個字寫出一件戀愛，真是可愛的技術。這種小詩，比五言二十字的絕句體還更經濟。絕句往往須有『湊句』，遠不如這種短歌體，可以隨宜長短。

北方民歌 現在再看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學：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鷓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臙。牌子鐵襠，鈺鉞鷄尾條。

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鈺鉞。——企喻歌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毚跋黃塵下，然後別雌雄。——折楊柳

這種雄壯的歌調，與南朝的兒女文學比較起來，自然天地懸隔。

北方新民族寫痛告的心境，也祇有悲壯，沒有愁苦。如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腸斷絕。——隴頭歌

北方平民文學寫兒女的心事，也有一種樸實爽快的神氣，不像江南女兒那樣

扭扭捏捏的。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折楊柳枝

故事詩也有南北的區別。日出東南隅，似是南方的故事詩，秦女休便是北方殺人報仇的女英雄歌了，孔雀東南飛是南方的故事詩，木蘭辭便是北方代父從軍的女英雄歌了。

木蘭辭 北方的平民文學的最大傑作是木蘭辭：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耶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衣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 第五編 古文時代——元以前

### 十六 古文上——唐代古文

詩變爲賦，賦變爲駢，是文學向實用方面跑。但駢文受種種束縛，達意抒情，仍多不適用。變爲散文，則文章的效力加大，範圍推廣。

過去的中國人，是以顯親揚名升官發財爲人生觀的。在這時代的散文，所謂「古文」，一經君主的提倡，科舉的擁護，公認爲正確文體。其餘韻文及其他文體，儘管價值很高，多認爲偶然遊戲作品。所以這一期稱爲古文時代。

古文體格 在古文時代，詩和文的體制，截然分爲兩支，詩雖務求格律，而文却

重散。除詩外，一切文學都有散文化趨勢。散文應用既廣，故體格自多，今略叙各體演進趨勢於次：

由敘事詩演進的歷史，是記載與描寫並重。其由描寫性質以演進的，則成爲「傳記」一類的散文。歷史中所描寫的，大都爲正確事實，傳記則可以描寫正確或不正確的局部或個人的事實。更或者單作爲自然現象之描寫。

辭賦本由抒情詩蛻變而來，所以原始的賦，尙帶抒情的色彩，古文保存抒情的分子的，則別爲抒情文，其最顯著的，則古文中「哀祭」一類。祭文或哀辭之用韻，不過爲宣讀起見，或歷史上的遺形關係。若至性流露，熱情騰涌的，便不免感到用韻之束縛，如韓愈祭十二郎文，白居易祭弟文，便散文化了。

由劇詩演進爲演說，再演進則成爲「詔令」「奏議」等告語一類文字。哲理文嫡系的演進，則成爲「論辨」一類的文字，旁系的演進，則成爲「箴銘」一類的文字。

其由哲。理。文。及。演。說。演。進。的。則。成。爲。一。贈。序。一。類。的。文。字。

其由歷。史。記。載。的。性。質。及。哲。理。文。論。辨。的。性。質。而。演。進。的。則。成。爲。一。序。跋。一。類。的。文。字。

古文 唐宋所謂「古文家」名爲上祧孔孟實則摹擬兩漢而未能。這因六朝文體陳濫，唐人乃別出新法，自成一體。又懼驚世駭俗，行之不遠，不得已託言前古，以箝守舊者之口。其實駢偶之弊，在揣摩聲調；古文之弊，亦在揣摩聲調。唐宋至清，雖作家輩出，專集湧興，而在文學上價值很高的則不多。今略述其大勢變遷於次：

隋文 隋文帝繼周滅陳，統一南北，因當時文章淫麗已極，急圖改革。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因上書文帝，略言：「魏之三祖，崇尚文辭，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頽風……請加采察，送臺推劾。」文帝又把這書頒示四方。這時候又有個文

中子王通，篤守儒術，講學河汾之間。述作多依經典，現在流傳的中說，就是他的言論。有一段文學的評論，是「子謂荀悅，史乎史乎，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房玄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隋初文學，經這一番倡導，幾乎可以矯正。不料煬帝驕奢，流連聲伎，一時文士，又好艷詞，廣又忌才，有一薛道衡，而不能容，竟因「空梁落燕呢」而遇害。

唐文 唐太宗最好文學，他左右有十八學士。就是：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攸、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道玄、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

元敬、蓋文達、蘇勗十八人。但當時陳隋文弊，積重難返，所以種種著作，仍舊不脫綺麗的氣習。到高宗時，出了個四傑，就是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個人。這四人的文章，據洪邁容齋四筆裏評說的是『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序、記、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這幾句話極爲確切。

陳子昂 高宗晚年，政事一出武后，亦倡導文學甚力，當時最有關係的文人，是陳子昂。奮發自爲，追古作者，後來他的文集，有盧藏用作的序，大略說的是——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反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燦然可觀也。孔子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雜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尙有典型。宋齊之末，蓋顛頓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

玄宗初政，張說、蘇頲齊名一時，擅長論誥表章。頲封許國公，說封燕國公，時人稱「燕許大手筆」。同時惟張九齡可以同燕許相埒，其餘如李邕撰著碑誌，亦頗有名。燕許文章，猶雜駢儷。唐時純粹作古文的，陳子昂之後，就是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等並有名。到了德宗時，韓愈、柳宗元繼起，纔算是古文極盛的時期。

韓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七六八——八二四）。他提倡古文，力挽當時頽靡的文風，後來古文受其影響至深。他初學獨孤及之文，繼而習秦漢諸子之作，獨運心得，別開生面。紀述明暢，議論嚴警，以氣運文，無不可達之意，確非駢儷文所能及。愈當時引爲同調者，有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七七三——八一九）。初學駢文，後乃篤志希古。學識不如韓而天才陵厲，駕於韓上。永州八記，爲最有名。



韓愈門人頗多，就中李翱、皇甫湜二人名最著。唐代文體三變，大略如上所述。但是唐末古文又衰，風行的是一種四六文。倡導起來的，是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三個人。這三人並行十六，所以這種四六文，人稱他做一三〇三六體。照這樣看來，唐代文學，元有四次的變遷了。

### 十七 古文下——宋代古文

宋文 五代文體衰陋，到宋初徐鉉等稍振作，但仍沿四六文體。獨柳開追蹤韓柳，治古文，卓然有名。同時好古文的，有梁周翰、高錫、范杲諸人。并力振作，古文幾於復盛。但自楊億、錢惟演、劉筠等並起，作文又尚聲偶，一時文士，靡然從風，古文復衰。到慶歷年間，穆修、蘇舜欽、尹洙、歐陽修等先後輩出，古文纔大行於文壇。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一〇〇七——一〇七〇）。官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後以太子少師致仕。他在當時是一代文宗，如曾鞏、蘇洵、蘇軾、蘇轍並出他的門下，王安石亦曾得他的提獎，統成了宋代古文家。此外與歐陽並世相先後的古文家，

還有范仲淹、宋祁、劉敞、司馬光等。要之宋時治古文的人，比唐更多了。自此以後，古文遂成散文的正統體裁，作者不絕，在文壇佔領了極優越的地位。

自唐末至五代，牋奏制誥，多用四六文體，到宋時亦仍舊通行，所以有『宋四六』的名目，洪邁容齋三筆裏說：『四六駢體，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詠不厭，乃爲得體。』可見宋人於四六文體，亦甚重視，不過宋初四六，猶沿五代氣習，自古文復盛以後，四六文體，并有進步了。

南宋以後，古文作家之著者，有王子朋、呂祖謙、陳亮、朱熹、葉適、謝枋得等。金人據有中原，享國百餘年，亦染此種風氣。當時文人如蔡珪、趙秉文、黨懷英、揚雲翼、王若虛等，在北方維持中國固有的文學，未嘗無功。金祚將絕的時候，有元好問，文學特優。有人說：他的詩文，足以上繼唐宋，下開元明，這算是金代第一有名的文學家了。

唐宋古文 古文的運動，起於初唐，到中唐韓愈、柳宗元諸人出，才成了文學上

一個支派。疊經挫折，至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諸人興起，在文學史上；成了一個大潮流。後世研究古文的人，無不推崇唐宋諸家。這種運動，最大的功勞，在打倒不自然而彫琢過度的駢文的權力；牠的流弊，在摹倣古代文字，無獨創的精神，在文學史上不占重要的地位。不過古文做得好的，雖然刊落聲華，屏絕彫飾，而能一唱三嘆，情韻悠然。用文學的尺來估量牠；牠的旨趣，好像自由詩，今舉有韻無韻各一篇，分行書寫如下：

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

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

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

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

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

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董生勉乎哉！

吾因之有所感矣：

爲我弔望諸君之墓，

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

可以出而仕矣！」——韓愈送董邵南序

嗚呼曼卿！

生而爲英，

死而爲靈；

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不。朽。者。後。世。之。名。

此自古聖賢莫不有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

而藏埋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

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

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

風淒露下，走燐飛螢。

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嚶，

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

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曠野與荒城！

嗚呼曼卿！

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歐陽

修祭石曼卿文

在這個時代裏，歷史書著作雖多，但大都承襲史記、漢書的體裁，特創的傑作，并不多見。只有唐劉知幾著了一部史通，叙史書的義例和方法很詳盡。宋司馬光著的通鑑，仿左傳的編年體裁。這是兩部極專心的大著作。至哲理文方面，更自鄒以下矣，故均略而不詳。

#### 十八 詩歌第四期上——初唐盛唐詩

近體詩 詩的四言，至建安以後，已爲五言奪其領域。至齊梁之間，平民謳唱的小樂府既漸以入樂，於是影響到詩體，遂成爲唐初的「近體詩」。近體詩中的「絕句」，以受音樂方面關係爲多；近體詩中「律詩」，則以六朝詩體趨於駢儷，講求「韻」「和」的關係爲多。但自唐以後，後人所作的近體詩，除一些蛻變入「詞」調的，

尙保存歌唱的作用以外，其餘則全與音樂脫離關係了。

這一期的詩，在形式方面看，陳陳相因，無大演進，大概分「古體」「五言，七言；」「近體」「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兩大類而已。

唐詩 唐太宗統一天下，開文學館延當代文士。此後各代天子，都注意詞章，且以詩登用人才，所以詩人之數，多於天空之星。清乾隆帝在千年後搜羅唐詩，成全唐詩九百卷，還存二千二百餘家，四萬八千九百餘首，此三百年中，比過去千年中作品多過幾倍。論者分唐代詩歌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初唐的著名詩人，有魏徵、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劉希夷、張若虛、王梵志諸家；盛唐著名詩人有：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諸家；中唐的著名詩人，有：韋應物、韓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孟郊、賈島諸家；晚唐的著名詩人，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羅隱、司空圖、陸龜蒙諸家。此外如和尚寒山子，道士呂洞賓，妃嬪上官婉兒、女冠魚玄機，名妓薛濤，亦都稱爲大家。但是這四個時期，並沒有特別的作風，一時期中詩人，

并無任何共同的情調和色彩。

初唐詩（六一八——七一二）——武德初，作家大都是陳隋的遺老，如陳叔達、孔紹安、李百藥、謝偃、王績、寒山、王梵志等。太宗時有十八學士，太宗獨稱虞世南有五絕。而一洗六朝靡麗之習，開唐代後來作風的，當推魏徵。高宗時有「上官體」與「四傑」，太宗自己也是個作家，文章做好，定要叫秘書郎上官儀過目。高宗即位，儀升了宰相。他的詩非常綺錯婉媚，當時人喜模倣他，因此有「上官體」的名目。王勃、盧嶧、駱賓王、楊炯都是少年能文，人稱「初唐四傑」。他們都是有才氣的作家，雖用駢偶文體，而文字通暢，意旨明顯，在駢文史上是一派革新家。他們的詩流傳下來都不多。武后時嘗詔學士二十六人修三教珠英集，其中傑出的兩個人，是宋之間和沈佺期。沈宋「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律詩的體格至此而形成，後世受其影響者很大。不附和沈宋而能獨創一格的，有陳子昂。子昂字伯玉，他的五言古詩和他的古文有獨特的作風，與唐代文學以很大的影響。此外與子昂同調的，有劉希夷、張若虛兩



詩人。

的歷流小光，飄飄弱翅，輕恐畏無人識，暗中獨自明——虞世南詠螢

脈脈大川流，驅車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上官儀

敞朗東方徹，闌干北斗斜，地氣俄成露，天雲漸作霞，河流纒辨馬，巖路不容車，阡陌經三歲，閭閻對五

家；露文沾細草，風影轉高花，日月從來惜，關山猶自賒——楊炯早行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

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獨不見

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令塞，北上單于台，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

哉！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陳子昂咸亨遇第三十五

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

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王梵志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王績過酒家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撐却鷄子眼，雀兒舞堂

堂——寒山

前六首是時代的代表作品，後四首是語體的好詩。

盛唐詩（七一三——七五五）唐朝開國以來，一百年不斷的太平，造成了一個富裕的，繁華的，奢侈的，閒適的中國。唐明皇做了四十五年皇帝，所以能造成盛唐的黃金時代。盛唐的詩，所以特別發展的關鍵，是在這個音樂發達而俗歌盛行的時代。文人運用他的天才，作為樂府歌辭。第一步，是詩人做樂府。第二步，是詩人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第三步，是詩人用古樂府民歌的精神來創作新樂府。在這三步之中，樂府民歌的風趣與文體不知不覺地浸潤了，影響了，改變了詩體的各方面，遂使這個時代的詩，在文學史上放一大異彩。這時代的幾個樂府大家是賀知章（季真）、高適（達夫）、岑參、王昌齡（少伯）、王維（摩詰）、李白等。而樂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隴西人，而生於蜀，天才宏放，任俠尚氣，曾經犯幾次

殺人罪，一生足跡幾遍中國，他抱「厭世的樂天觀」，崇拜「酒精」與「美人」，「俠客」與「寶劍」；對於宗教家哲學家，篤行家，文學家，他都認爲癡愚無聊，他的詩恰如他的性情，放浪不羈，一切音律法度，都不足限制他。他運用他的天才，絕去羈絆，御風而行。人類被幽囚的精神，忽然讀他「大解放的文章」，自然十分快樂；看見他「誇大的文章」，自然是極端表示同情。他的詩既以氣韻勝，所以律詩不如古詩，樂府最爲得意。他的特別長處有三點：第一，樂府本來起於民間，而文人受了六朝浮華文體的餘毒，往往不敢充分用民間的語言與風趣。李白認清了文學的趨勢，「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他是有意用「清真」來救「綺麗」之弊的，所以他大膽地運用民間的語言，容納民歌的風格，很少雕飾，最近自然。第二，別人作樂府歌辭，往往先存了求功名科第的念頭，李白却始終是一匹不受羈勒的駿馬，奔放自由。他說：「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有這種精神，故能充分發揮詩體解放的趨勢，爲後人開了不少生路。第三，開元天寶的詩人作樂府，往往勉強作壯語，說大

話；仔細分析起來，其實很單調，很少個性的表現。李白的樂府有時是酒後放歌，有時是離筵別曲，有時是發議論，有時是頌贊山水，有時上天下地作神仙語，有時描摹小兒女情態，體貼入微，這種多方面的嘗試，便使樂府歌辭的勢力，侵入詩的種種方面。兩漢以來，無數民歌的解放的作用與影響，到此才算大成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譴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李白將進酒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戰城南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鷗飲馬天津水。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千萬里。頭陀雲月多情氣，山水何會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掉謳。我且爲君搥粹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江夏贈韋南陵水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

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翬翬直可輕。巨鼈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遊仙詩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一不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滄瀨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送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干行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贈汪倫

自然詩人 五世紀以下，老莊的自然主義的思想，已和外來的佛教思想混合了；士大夫往往輕視世務，寄意於人事之外，雖不能出家，而往往自命爲超出塵世。於

是在文學的方面有『山水』一派出現。代表這種趨勢的，在五世紀有兩個人：陶潛與謝靈運。

後來他們的詩影響了無數詩人，成爲『自然詩人』的大宗。七八世紀是個浪漫時代，文學的風尚很明顯地表現種種浪漫的傾向。酒店裏狂歌痛飲，在醉鄉裏過日子，這是一方面，放浪江湖，隱居山林，寄情山水，這也是很時髦的一方面。如王績在官時便是酒鬼，回鄉去也只是一個酒狂的隱士，如賀知章在長安市上作酒狂，作得厭倦了，便自請度爲道士，回到鏡湖邊作隱士去。爛醉狂歌與登山臨水同是這個解放時代的人生觀的表現，這一時代的著名歌唱自然的詩人，是孟浩然、元結（次山）及王維、李白等。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孟浩然過故人莊

無爲洞口春水滿，無爲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

亦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山中得無悶。——元結無爲洞口

門前宮槐陌，是向欽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裴迪宮槐陌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王維鹿柴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李白獨坐敬亭山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

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李白月下獨酌

中唐詩 安祿山亂（七五五）後，時代換了，文學也變了，八世紀下半的文學

與八世紀上半截然不同。最不同之點，就是那嚴肅的態度，與深沉的見解。文學不僅是應試與應制的玩意兒，也不僅是做作樂府歌詞供教坊樂工、歌妓的歌唱，或貴人公主的娛樂，也不僅是勉強作壯語，或勉強說大話，想像從軍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紀下半以後，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與恐懼。

這個時代已不是樂府歌詞的時代了。樂府歌詞只是一種訓練，一種引誘，一種解放，天寶以後的詩人，從這種訓練裏出來，不再做這種僅僅做作的文學了。他們要創作文學了，要創作『新樂府』了，要作新詩表現一個新時代的實在的生活了。

這個時代的創始人與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結、顧況也都想作新樂府，表現時代的苦痛，故都可說是杜甫的同道者。這個風氣大開之後，元稹、白居易、張籍、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相繼起來，發揮光大這個趨勢。

杜甫 杜甫字子美，號少陵，襄陽人（七一二——七七〇）。他本是世家公子，安祿山之亂，甫受刺激最深，後復歷經困頓，飄遊四方，因此而變成最悲鬱的一個詩人，在他的詩中，可求得他的生平及性格，中國的詩人沒有一個能像他這樣。同時，社會上狀況及當時的史事和民間疾苦，亦多見於他的詩中，所以他是一個偉大的社會詩人。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



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兩濕聲啾啾。——兵車行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駱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哀王孫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皆是蝎，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早秋苦熱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鸕鶿傍母眠。——漫興之一

諷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絕句

### 十九 詩歌第四期中——中唐晚唐詩

中唐（七五六——八四六）從杜甫到白居易，這一百年，是唐詩的極盛時代，開元、天寶盛時的文學，爲浪漫的文學，這一期爲寫實的文學；平實淺近，却處處自有筋兩，使人感覺他的懇摯親切。李白、杜甫並世而生，他們卻代表兩個絕不同的趨勢，李白結束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浪漫文學，杜甫開展八世紀中葉以下的寫實文學。這一期的詩人，大歷之初，有韋應物、劉長卿、顧況等。稍後一點，有盧綸、錢起等十才子。元和、長慶時代，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只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

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餘、劉猛等。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中唐詩人 顧況字逋翁（七二五？——八一五？）是一個做詼諧諷刺詩的詩人。孟郊字東野（七五五——八一四）是個用氣力做詩的。張籍字文昌（七六五？——八三〇？）是好用詩歌來描寫人生呼號痛苦的詩人。盧仝（——八三五）是有意做奔放自由，信口開河的怪詩的詩人。韓愈字退之（七六八——八二四），他用作文方法來做詩，往往可做到作詩如說話的地位，便開了宋朝詩人的風氣。元稹字微之（七七九——八三一）；白居易字樂天（——八四六）世稱『元白』，他們皆主張爲人生而作文學，故多諷諭的詩。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鎖著師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立走水牛驚漢官。江村小兒好誇騁，腳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擦過時，大蟲著鈍幾落井。杜生知我戀滄洲，畫作一障張狀頭。八十老婆拍手笑，妬他織女

嫁牽牛——顧况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餓犬齶枯骨，自喫饑飢涎。今文與古文，各各稱可憐。亦如嬰兒食，錫桃口旋旋。唯有一點味，豈見逃景延？繩牀獨坐翁，默覽有所傳。終當罷文字，別著逍遙篇。從來文字淨，君子不以賢。——孟郊偷詩

行人結束出門去，幾時更踏門前路。憶昔君初納采時，不言身屬遼陽戍。早知今日當別離，成君家計良爲誰？男兒生身自有役，那得誤我少年時？不如逐君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裏！——張籍別離曲

別來三得書，書道違離久。書處甚麤殺，且喜見汝手。殷十七又報，汝文頗新有……尙書當畢功，禮記速須剖。嘍囉兒讀書，何異催枯朽？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強叫吼。下學偷功夫，新宅鋤

藜莠……引水灌竹中，蒲池種蓮藕。撈漉蛙蛛脚，莫遣生科斗。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學捕鳩鴿，莫學打雞狗。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不受。任汝惱弟妹，任

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莫引添丁郎，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裏走。添丁郎小小，別吾來久久，脯脯不得喫，兄兄莫撚搜。他日吾歸來，家人若彈糾，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盧仝寄男抱孫

羨君齒牙牢且潔，火肉硬餅如刀截。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臄。匙抄爛飲穩送之，含口輒嚼如牛呵。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飭栗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

餘誰更數……——韓愈贈劉師復

謝公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願我無衣搜書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皆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尙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元稹遣悲懷（悼亡妻）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髮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肩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

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來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白居易折臂翁

前日君家飲，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對酒交相勸。爲我盡一杯，與君發三願：一願世清平，二願身強健，三願臨老頭，數與君相見。——白居易贈夢得

晚唐（八四七——九〇六）——這一期最早的詩人，要算杜牧、杜牧主張

雖然反對元、白淺俗，他自己做的詩，却比元、白更淺俗。稍後有駢文史上「三十六體」的溫庭筠、李商隱、段成式三個人，也主張古奧。稍後有大詩人杜荀鶴。荀鶴能自成一家，號「晚唐格」次之所謂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以外詩人尙多，作品不少，都不甚重要。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杜牧烏江亭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樂遊原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下洞庭波。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溫庭筠贈少年

曾見當爐一個人，入時裝束好腰身。少年花帶多芳思，只向詩中寫取真。——段成式嘲飛卿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

歌。——杜荀鶴送人遊吳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傭。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

蓉。——杜荀鶴春宮怨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杜荀鶴再經胡城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羅隱自遣

埋骨千年近路塵，路旁碑號「晉將軍」。當時若使無功業，早個耕桑到此墳。——羅鄴過王濬墓

## 二〇 宋詩

宋代詩家，遠不如唐；但是宋代詩人，澄練詩的內質，另改一種新面目，所以有「

宋詩」特別的名號。宋詩敘事，大都據事直書，不假辭藻雕飾，俗字俚語，信筆寫出，胸

中妙趣，幾沒有不能達的，所以曹學佺序宋詩說：「取材廣而用意新，不勦襲前人一

字。」

北宋詩人 宋初詩家，不脫五代蕪鄙習氣，楊億、錢惟演、劉筠等十餘人，號稱以晚唐李商隱（義山）爲宗，一以細潤清麗爲貴，號「西崑體」。同時有王禹偁、徐鉉、寇準、魏野、林逋、潘閔、趙湘、韓琦、范仲淹、石介諸人，或學白居易，或學晚唐體，都能獨闢蹊徑，一掃西崑彫鏤的習氣，開宋詩的先例。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五四——一〇〇一），詩學杜甫，但不像杜的沈鬱，且平易如口語，而能獨造意趣，是宋詩先驅裏重要詩人。

孟郊嘗貧苦，忽吟不貧句，爲喜玉川子，書船歸洛浦。乃知君子心，所樂在稽古。漢公得高科，不足惟墳索；二年佐棠陰，眼黑怕文簿。躍身入三館，爛目閱四庫。孟貧昔不貧，孫貧今暴富。暴富亦須防，文高被人妒。

——王禹偁送孫何入史館

此地絕炎薰，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若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骨賤，時日恐難

勝。——潘閔夏日宿西禪



蒼茫沙背鷺鷥眠，片水無垠浸碧天。最愛蘆花經雨後，一蓬煙火飯漁船。——林逋秋江寫望

不知有凍死，一室心恬如。臘盡妻未褐，夫寒子讀書。澆風與世薄，古道於時疎。事事皆同我，憶君春草

初。——石介寄雷澤張從道

不久，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出，開創宋詩新局面。梅堯臣，字聖俞（一〇〇二—

一〇六〇），他的詩古淡深遠，氣力剛勁，是十一世紀前最大詩人。蘇舜欽，字子美

（一〇〇八—一〇四八），詩體豪放，往往驚人，與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歐

陽修詩，原出韓愈，以氣格為主，故較梅、蘇敷腴，而不如梅、蘇蘊有深情。

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狗。何時某氏郎，掌上拜媪

叟。——梅聖俞戲寄師厚生女

不謂花草稀，實愛菊色好。先時自封植，坐待秋氣老。頽妝翠羽枝，已喜金罍小。嚴霜發層英，益見化匠

巧。搖疑花豔落，折恐叢薄少。一日三四吟，一吟三四遶。賞專情自迷，美極語難了。得君所賦詩，爛漫愜懷抱；

朗詠償此心，清樽爲之倒。——蘇舜欽和聖俞庭菊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

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日月愁雲陰。——歐陽修贈無爲軍李道士

與他們同時的，還有邵雍等理學家的詩，大多像有韻的格言，無深摯的情緒。

嘉祐年間，詩人輩出，王安石、蘇軾號稱大家。餘如蘇轍、孔武仲、平仲、文仲兄弟、鄭俠、王令、米芾、張來、晁補之、秦觀、沈遼、徐積之流，及僧惠洪、道潛并皆天才橫逸，極天下之大觀。王安石亦號半山，詩學杜甫，造意峻刻，晚年詩始見深婉不迫，脫去流俗。蘇軾以詩謫黃州，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他的詩，氣象宏闊，鋪叙宛轉，意境亦豪放。不羈。當時詩人多少都受其感化；七古最佳，五律似非所長。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王安石寄吳氏女子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過京口詩

莫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蘇軾中秋月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蘇軾雨中飲湖上

我眠何由安，擊鼓中夜起。出門若秉燭，月色照千里。屋瓦微有光，紛紛雪正委。清寒薄駝裘，六合氣如水。既歸整燈火，危坐閱書史。羸僮拭眼睫，待我色不喜。問之強應對，固以噤口齒。金壺澀冰澌，城上更屢死。

戍兵飽且昏，汗漫睡方美。援桴雖賤事，其實關衆耳；奈何司晨夕，倒錯一至此！惟有赤犢鷄，嚶嚶鳴不已。

——孔平仲宵興

茗雪清秋水底天，夜帆燈火客高眠。江東可但鱸魚美，一看溪山直萬錢。——張耒書溪道至四安鎮

茆檐明月夜蕭蕭，殘雪晶熒在柳條；獨約城隅閒李令，一杯山芋校離騷。——晁補之約李令

與蘇、王等同時的有大詩人黃庭堅，他的詩影響及於四方，開創了所謂「江西詩派」的一個潮流。陳師道、韓駒、晁仲之都是受他感化的。庭堅自號山谷老人，又號涪翁，時人以他與蘇軾并稱，詩自成一派，隻字半句，不肯輕出，格韻高絕，但其末流，至拘拙而不能讀。

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黃庭堅寄賀方回

南宋詩人 宋南渡之後，詩人零落殆盡，只有葉夢得、陳與義卓然成家，其後受「江西詩派」影響的，有陸游、楊萬里、范成大三大家。陸游是愛國詩人，范成大是田園詩人，楊萬里當時頗負盛名，號為「誠齋體」。反江西派的，有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號為「永嘉四靈」，主張復晚唐詩風。其他詩人，更有尤袤、周必大等。稍後有劉克

莊，號稱大家。宋亡後，許多詩人，或隱遁山林，或漫游四方，著者有文天祥、謝枋、謝翱等。大概南宋詩人，不忍中原淪於異族，在詩中多作熱烈愛國的呼號。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游示兒

英雄轉眼逐東流，百戰工夫土一抔。蕎麥茫茫花似雪，牧童吹笛上高丘。——范成大長沙王墓在閩

門外

雨來細細復疎疎，縱不能多不肯無。似妒詩人山入眼，千峯故隔一簾珠。——楊萬里小雨

青雲失脚謫零陵，十載溪邊意未平。溪不預人家國事，可能一例受愚名。——劉克莊愚溪

## 二二 詞上——唐和五代的詞

詞 自詩與音樂脫離後，唐人以絕句度曲，五代兩宋衍成長短句，遂創詞調，詞以播入管絃之故，除句的長短比近體詩為自由以外，至於音律束縛，較近體詩為尤甚。蓋詞以調為主，詞以韻為主，調有完格，韻有定聲，字有一定多少，句有一定長短。據康熙欽定詞譜則有二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六體。詞的產生，本是從樂府方面嫡系

演進，故其原始，即完全用以度曲。

詞的起源，衆說紛紜。有的說：是起於李白的清平調、菩薩蠻、憶秦娥數闋；有的說：是起於張志和的漁歌；有的說：是起於晉女子子夜的子夜歌；有的說：是起於梁武帝江南弄；有的說：是起於隋煬帝侯夫人的看梅曲；有的說：是起於屈子的離騷或詩經三百篇。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代文藝成功，是演進的，不是陡然的。大概唐朝最初有許多詩人，做了許多新樂府這一類的詩。風氣一開，到了五代，好像雨後春筍，一齊爆發。至宋立大晟府，爲雅樂寮，日製新曲。宋詞從此在文學史上遂與唐詩有同一價值，並占了一個上承詩下開曲的重要位置。

詞譜既逾二千以上，後人乃以字數分詞爲「小令」——五十字以內，——「中調」——五十一字至九十字，——「長調」九十一字以上——三種。大概唐以迄宋初，詞家所作，盡屬小令，蓋與樂府體猶相近也。

其以音樂關係分類者，則分「引」「近」「令」「慢」「犯」五類。於每曲中割取數

語集成者謂之「犯」「引」「近」無節拍；而「令」「慢」則有節拍者。

其以南北分派者，則曰南派婉約，詞調蘊藉，如李煜、晏殊、柳永、張先、秦觀、李清照所作，可爲代表；入元而演進爲「南曲」。北派豪放，氣象恢宏，如蘇軾、辛棄疾、劉克莊所作，可做代表；入金而演進爲「北曲」。

唐詞 唐朝創詞的，有李白、張志和、白居易、劉禹錫、段成式、溫庭筠等。

蕭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

照，漢家陵闕。——李白憶秦娥

千萬恨，恨極在天涯。山月不知心裏事，水風空落眼前花。搖曳碧雲斜。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溫庭筠夢江南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漁歌子

五代詞 五代都有好詞，而以南唐和前後蜀爲最盛，前蜀有韋莊、牛嶠、李珣、薛

昭蘊、毛熙震等人，後蜀有顧夔、歐陽炯、毛文錫、鹿虔裏、閻選等人；南唐有李璟（嗣主、

李煜（後主）、張泌、湯延巳等人。此外石晉有和凝，南平有孫光憲，後唐有李存勗

(莊宗)和牛希濟，都有極好的小詞；就中尤以李煜爲最工。

李煜，字重元（九三六——九七七），他的詞之所以被人稱贊的，因爲詞是他自己生命的表白。他未亡國時的詞，只是些豔詞，充滿了富貴淫佚；但至亡國以後，詞就更工了。因爲這時的李煜，是終日以淚洗面的李後主了。身雖在宋，心實思念故國；因此他唱出許多「淒涼愁慕」的詞來。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老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 鑪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

鄉。還鄉須斷腸——韋莊菩薩蠻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王衍醉妝詞

弱柳好花盡折。晴陌陌上少年郎，滿身蘭，撲人香，狂摩狂，狂摩狂！

記得那時相見。膽顫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不擡頭，羞摩羞，羞摩羞！——顧夙荷葉盃

紗窗暖，畫屏間，顰雲鬢。睡起四肢無力，半春間。 玉指剪裁羅勝，金盤點綴酥山。窺我深心無限事，小

眉彎。——和凝春光好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李存勖如

夢令

手卷珍珠上玉鈎，依然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李璟山花子之二

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秋水明。黛眉輕；綠雲高綰，金簇小蜻蜓。好事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

張泌江城子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藥。門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馮延巳謁金門

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勾。嬌波橫欲流。雨雲深繡戶。來便諧衷素。宴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假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李煜菩薩蠻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虞美人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



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煜浪淘沙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李煜憶江南

## 二二 宋詞

北宋詞 五代詞雖精絕，而詞體却到北宋始大完備。除小令中調以外，更加出長調。宋初有詞名的，要推晏氏父子——殊幾道——他們不蹈襲前人語，師法南唐，有獨到處。及柳永出，詞格一變，而「慢詞」創矣。永以失意無俚，流連坊曲，遂盡取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使人傳習，「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散播可謂至廣，及蘇軾出，風氣又爲之一變。自有詞以來，一以婉約爲體，詞家皆以爲詞只可以表現男女戀愛的。軾則不拘拘於音律，以調子宏亮爲高妙；景也可寫，理也可講，什麼都可說得。同時有賀鑄，能用舊譜填出幽豔淒麗的新詞，意境很高；只因文雅一點，以致流行不廣。晁補之說：「當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秦七是秦觀，黃九是黃庭堅，後世詞家多以爲黃優於秦，蓋黃詞比較自然也。以外北宋能詞的尙不少，如歐陽修、范仲淹、林逋、

謝逸、張先、周邦彥等，皆有作品流傳至今。

北宋詞人 論詞者每稱宋詞，而宋詞以北宋爲最好，所以把北宋大詞人，再詳叙幾句。

晏殊，字同叔，（九九一——一〇五五）他官做到集賢殿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所以他養尊處優，只想活千千歲萬萬歲，多享幾年庸福，他的詞中常發現「催人老」等句。他的幼子幾道，作風却與他的父親不同。他每每一首詞中，能表現一個戀愛的故事，他的詞，大都是平淡輕柔，別有一種所謂天鵝絨的意致。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他的詞，有三種特點：第一，用白話作詞；第二，關於性情上的，寧可不做官，不願不浪漫，第三，大膽的描寫肉的氣息很濃厚。所以他的詞和元白的詩，一樣的流行。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有六一詞。他雖是太子少師致仕，他的詞却很浪漫，一點官氣也沒有。他在當時以提倡古文得大名，但是他在

古文裏，是一個孔教徒護道嚴肅的面孔；在詞裏，他却把浪漫善感的詩人真面目，赤裸裸地露出來了。有的人想替他完成護道的面目，把一些香豔的詞，混入花間集陽春集中去，實在無謂。

張先，字子野。（九九〇——一〇七八）他別號張三中；三中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又號張三影，因爲他的詞中有「雲破月來花弄影」等句，在當時頗有名。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一〇三六——一一〇一）他的詞，似乎做論文，這可算引「古文」以入詞，和柳永引「白話」入詞，成一絕妙的對照。在詞人眼中看來，每以爲粗豪恣放，不諧音律。

二月春風，正是楊花滿路。那堪更別離情緒，羅巾淹淚，任粉痕露污，爭奈何？千留萬留不住？

玉酒頻傾，宿愁眉緊；空腸斷寶箏絃柱！人間後會，又不知何處？魂夢裏，也須時時飛去。——晏殊帶

家近旗亭酒易沽。花時常得醉工夫。伴人歌笑嬾妝梳。戶外綠楊春繫馬，牀前銀燭夜呼盧。相逢不解有情無。——晏幾道浣溪紗春晏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別離情緒。况值闌珊春色莫。對滿目亂花狂絮。真恐好風光。盡隨伊歸去。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柳永晝夜樂

昨宵裏恁和衣睡。今宵裏又恁和衣睡。小飲歸來。初更過。醺醺醉。中夜後。何事還驚起。霜天冷。風細細。觸疎窗閃閃燈搖曳。空牀展轉重追憶。如願夢任欹枕難繼。寸心萬緒。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柳令婆羅門令

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生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櫻桃萼。倚樓人在闌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籟籟驚梅落。——張先醉落魄吹笛

羅衫滿袖。盡是憶伊淚。殘妝粉。餘香被。手把金樽酒。未飲先如醉。但向道。慊慊成病皆因你。離思迢迢遠。一似長江水。去不斷。來無際。紅牋着意寫。不盡相思意。爲個甚。相思只在心兒裏。——歐陽修千秋歲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蘇軾念奴嬌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個甚底？萬事從來風過耳，何用不着心裏？你喚做展却眉便是達者，也則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歡遊勝如名利道？則渾是錯，不道如何即是？這裏元無我與你，甚喚做物情之外？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開無酒怎生醉？——蘇軾無愁可解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節，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秦觀

江城子

對景還消瘦；被個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喚我，見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看承幸廝勾，又是樽前眉峯皺！是人驚怪，冤我忒撋就捨了，又捨了，一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

暮雨濛濛，漏漸移，轉添寂寞，點點心如碎？怨你，又戀你，恨你，惜你，畢竟教人怎生是？前歡算未已，奈向如今愁無計，爲伊聰俊，消得人憔悴！這裏銷魂裏，銷魂裏，夢裏心裏，一向無言但垂淚！——黃庭堅歸田

樂引

南宋詞 詞到了南宋，普遍極了，能填詞的實在不少。大概可分兩大派：一派因宋室南渡，國事凋蟻；文人的情緒，受了激刺，引起了愛國的熱情。大部分師法蘇軾，喜歡說豪壯語，如辛棄疾（稼軒）、陸游、劉克莊等。一派，因宋室徧安局面已定，大家又把國家丟在腦後，便產出一班彫刻師來，以警麗爲主，在音律上用工夫，如姜夔、吳文英等。他如女詞家李清照（易安）的詞，很能曲盡表情的能事，在當日即發生極大的影響。他的漱玉集中，作品雖不多，幾無首不是好的。在文學史上，他所占的地位，不在陶潛、李杜及歐、蘇之下。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媪？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看剝蓮蓬。——辛棄疾清平樂博山道中卽事

萬事雲烟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辛棄疾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伴節又重陽，寶枕紗廚，半夜秋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李清照醉花陰重陽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這次第，怎生一個愁字了得！——李清照聲聲慢

身閒身健是生涯，何況好年華。看了十分秋月，重陽更插黃花。消磨景物，瓦盆社釀，石鼎山茶，飽吃。

紅蓮香飯，儂家便是仙家——范成大朝中措

青山初入九重城。結衣盡豪英。蠟封夜半傳檄，馳騎論幽并。時易失，志難成；鬢絲生。平章風月，彈壓

江山，別是功名。——陸游羅敷媚

## 第六編 大衆化時代——民國以前

大衆文學 中國文藝作品，大都爲古奧淵雅，專供所謂「士」的一階級所閱

讀的。牠的高深的文辭，也非一般民衆所能享受。但民間也并非沒有甚麼文藝作品，他們自有他們的故事，自有他們的歌謠，也隨時代逐漸改善，逐漸進步，不過言此文學，僅賴牧豎樵夫口頭傳說，記載不多，流傳不廣。

中國文學到宋以後，文藝作品顯然的與民衆接近了。「小說」「戲曲」一類文學，與民衆以精神的慰藉，確替中國文學史上開了一新生面。這因從宋到民國，不過六百餘年，中原淪於異族者近四百年。朔漠荒野，風霜嚴酷，帳幕生活的胡人，忽入主山溫水軟的中原，震眩乎中原文化；性情志氣起一變化；從前勤儉勞苦的反動，移向於驕奢淫佚，至以耳目的快樂爲主。加以嚴格的儒教主義，正宗的文言觀念，都爲帝室威力打破。又因前朝遺老，社會下層才人，無所事事，借嬉笑怒罵發洩自己的不平牢騷，或編小說，或編劇本，好事者流爭相附和，於是元明清三代小說和劇本，得此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忽焉發達，在文學史放異樣的光彩。

### 二三 戲曲上——元以前的戲曲

中國戲曲源流 「戲曲」爲混合的藝術，所以「雜劇」的淵源亦最爲複雜。由於「雜劇」的得名而言，則「雜劇」之稱，始見於宋志，由於「雜劇」表演的動作而言，則實導源於樂舞。由於「雜劇」歌唱的樂曲而言，則實導源於「樂府」。由於「雜



劇「文藝的體製而言，則其淵源實不出於一端。材料方面，或本於史傳，或原於辭賦，或出於小說，或詠於詩歌，或採於「平話」，大都以取材於以前的文藝爲多。形式方面，其由詞以演進者，如歐陽修之采桑子，凡十一首，皆述西湖之勝，此爲詞不以一闋爲率而連續歌之之始。又如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凡十首，皆詠元稹會真記事，此爲詞連譜數闋以詠故事之始。且於每曲前均引原文以爲序語，又開「曲」「白」相間之先例，十首外又以一曲起一曲結之，亦與後世戲曲之「楔子」及「上下場詩」相近。不過此二種皆徒歌而不舞。其由樂語以演進者，如宋祁、歐陽修、蘇軾諸人集中，皆有「樂語」一類，其由「大曲」以演進者，如曾布之水調歌頭詠馮燕事，即用大曲，其由諸宮調以演進者，如董解元之西廂記即是。其由於戲曲本身之演進者，有如宋史樂志言「眞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則北宋即確有戲曲。

中國劇本 中國戲曲的組織由於三個部分：一爲「科」，即指示演者在舞台上的動作；一爲「白」，即演者的說話；一爲「曲」，即演者所唱的辭句。三者之中，

以曲爲最重要。近來影刊的元劇三十種係依據於元時的坊間刊本，其中「科」「白」俱極簡略，有時僅在「曲」前，註明「孤夫人上云了、打喚了、且扮引梅香上了見孤科」，並不寫出他們的對話。有時則竟在全劇中連一點「科」「白」也不寫出，全部都是「曲」，這可見當時戲曲所注重的全在於唱，至於舉動與對話，由伶人自己去增飾表演。但到了後來，則所刊印的劇本，大概都把所有的「科」「白」刊上了。

**宋戲曲** 宋時伶人所唱者，都爲當時盛行的新體的「詞」，後來金人占據了中國北部，舊詞之格，往往於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乃別創一調以媚之。這就是「北曲」的起源。十二世紀十三世紀中的劇本，都是用這種新體的詩寫的，到了十四世紀的前半，即元末明初之時，「南曲」又漸漸的發達。「南曲」爲南方的人改變詞調所創造的。在宋時已有之。當北曲極盛時，南方也被收入了牠的勢力範圍之內，寢至南方詩人亦俱善於北曲。在十三世紀的後半，善作北曲的詩人，大都爲南方人或北方人而流寓於南方者。然北曲究竟不大諧適於南方人的耳官，所以不久南曲便

發達起來，漸漸有佔奪了北曲的地位之傾向。當十六世紀之時，即爲南曲最發達之時，那時北曲雖然未全消滅，然其勢力已甚微弱了。

金戲曲 最初的一個最偉大的北曲作家是董解元。他的名字是什麼，我們已無法知道，大約在金時中過解元，著名的西廂搗彈詞便是他的大著，論者每以此書爲中國的第一部劇本，實則此書並非劇本，乃是一個人一面念唱曲調，一面彈奏琵琶。不過其中有一「白」一有「曲」，對於後來劇本的結構上都很有影響。尤其在「曲」的一方面，牠實可算是一部極偉大的史詩。像這種的體裁的著作，在中國只有這一部。即以牠的本身的文藝價值而論，也可以使牠在文學史占一不朽的地位。牠寫人物的個性，翩翩如活，詩句也有許多是極好的。

#### 二四、戲曲中——元代北曲

北曲和南曲的比較 繼西廂搗彈詞之後的，便爲結構很完備的劇本了。十三世紀的劇本，都是用北曲——雜劇——寫的，他們的結構全部都是分成四「折」。所謂「

折，「便是現在的所謂「幕」，便是南劇裏所謂「齣」的意思。有的時候，在四折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楔子」。但像這種結構簡單的劇本，後來究竟漸漸的不能使人滿意。因爲每種劇本，只限四折，在劇情簡短的時候，原可以適用；而採取長的故事爲題材時，便不夠應用。於是後起的「南曲」或謂之「傳奇」，便把這些北曲的成例全推翻了。在南曲裏無論那一個角色，都可以唱；且每折不限定一調一韻，四折制限。既被打破，「楔子」當然可以不用。而北曲題目正名由司唱者唱；「南曲」則改爲「上下場詩」由演者唱。因此南曲比北曲在戲曲上有許多大進步。南曲的齣數，大都有三十至五十之數；如琵琶記有四十二齣，幽閨記有四十齣，荆釵記有四十八齣。自南曲打破了北曲的成規之後，北曲的作家也便不復再堅守以前的死規例了，明人作雜劇者，如朱有燉、汪道昆、徐渭等，他們都已把北曲的四折的制度推翻，同時「正末」「正旦」主唱的舊規例，也完全被破壞了。這在北曲本身一方面，實是一種大進步。但當戲曲的結構進步到很完美的時候，戲曲的文辭，卻又由本色的，新鮮的，活

潑的而漸漸的被文人們粉飾而成了非民衆的，失真趣的文藝作品，與五七言詩詞古駢又成同一類的陳腐東西了。

元劇作家 元代的戲曲作家，見於鍾嗣成的錄鬼簿者凡一百十七人。在這一百十餘的作家中，最有名者，爲第一期的關漢卿、馬致遠、白朴、王實甫，及第二期的鄭光祖、喬吉甫，世稱之爲六大家。現在將較重要的劇本大概敘述一下：

關漢卿，大都人，爲最先出的一個作家，他的作品，有六十三種，但僅有玉鏡台、謝天香、金線池、竇娥冤、魯齋郎、救風塵、蝴蝶夢、望江亭、西蜀夢、拜月亭、單刀會、調風月、續西廂十三種。尙存於今。而以竇娥冤爲最著名。竇娥冤連楔子共五折。內敘張驢兒欲毒死蔡婆，強將她的媳婦竇娥做妻子；不料被他的父親誤吃而死。驢兒強指係竇娥下藥毒死的。告了官，將她定了死罪。第三折敘竇娥被殺的情景，敘寫得緊張之極，迫切之極，是世界上最悽苦文字之一；什麼人讀了，都要戰慄起來，是全劇最高點。續西廂是續王實甫西廂四折的。王氏西廂止於草橋店夢鶯鶯；關氏則續至張君瑞慶團

圓。內中好詞句也不少。

王實甫，大都人，他所作劇本凡十四種；存於今者僅麗春堂、西廂記二種。西廂記爲流傳最廣之作品。共分四本，十六折：第一本爲張君瑞鬧道場；第二本爲崔鶯鶯夜聽琴；第三本爲張君瑞害相思；第四本爲草橋店夢鶯鶯。劇本裏人物個性，分得極清楚。牠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細膩的，敘寫兩人戀愛經過與心理，似這等曲折的故事除西廂外，中國無第二部。全劇又充滿了詩意的描寫，在各支曲裏，我們可以找到極好的抒情詩。

馬致遠，號東籬，大都人，所作曲共十四種，今存七種。他看破了人間名利，喜敘神仙奇蹟，如岳陽樓、黃梁夢、三度任風子是，這是與關王二人不同的一點，他的作品風格，俱甚瀟灑自然，不像關之之辛辣，王之之婉曲，漢宮秋可說是他的諸劇的代表。係敘漢元帝、美姬、王昭君遠嫁匈奴故事。這故事曾感動了不少的詩人。昭君與元帝的相別，是全劇的極高點，寫得極淒涼，番使已護着昭君去遠，元帝還立在那裏凝望着。元

帝一夜在夢中見了昭君，醒時正聽見孤雁叫，這個情境足使人爲之感動。

白朴，字仁甫，後改字太素，真定人（二二二六？）所作有十五種，今存僅二種。梧桐雨是叙唐明皇與楊貴妃戀愛故事的，是一篇極高超的悲劇。中國戲劇結果總是止於團圓或報仇，獨此劇乃在唐明皇於貴妃死後的悲歎聲中而止。牆頭馬上是叙斐少俊和李千金戀愛史，是一篇喜劇。第一二折裏面，有很多的大胆描寫，充滿了濃郁的詩意。

喬吉甫，字夢符，所作曲有十一種，今傳三種。金錢記係叙韓翎的戀愛故事；揚州夢是叙杜牧的戀愛故事；玉簫女是叙韓玉簫的戀愛故事。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與喬吉甫同爲元代第二期最負盛名的作家。所作凡十九種，今傳四種。王粲登樓叙王粲辭母出遊，所至不遇，登樓而思鄉，最後做了大官，與母重聚的事。倩女離魂叙倩女與王文舉相戀，魂離軀殼，偕他同去的事。周公攝政叙周公輔成王的故事。搗梅香叙白敏中與裴度女小蠻相戀，由梅香樊素在中傳

信，全劇結構，極似西廂。茲將元代名家散曲，略舉數例於後：

風飄飄，雨蕭蕭，使做陳搏也睡不著。懊惱傷懷抱，撲簌簌淚點兒拋，秋蟬兒噪罷寒蛩兒叫，浙零零細雨灑芭蕉——關漢卿大德歌秋

舊酒沒，新醅撥，老瓦盤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閑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個鵝，閑快活。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閑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關漢卿四塊玉

### 閑適二首

忘憂草，含笑花，勸君聞早冠宜掛。那裏也能言陸賈，那裏也良謀子牙，那裏也豪氣張華；千古是非心，

一夕漁樵話——白樸慶東原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滄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

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白樸寄生草飲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隄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的烟波釣叟——白樸沉醉東風漁父詞

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呀！楚三



閻休怪！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馬致遠撥不

斷二首

肝腸百鍊爐間鐵，富貴三更枕上蝶。功名兩字酒中蛇，尖風薄雪，殘杯冷炙，拖青燈竹籬茅舍。——喬

吉甫賣花聲悟世

鵬搏九萬，腰纏十萬，揚州鶴背騎來慣。事間關，景闌珊，黃金不富英雄漢。一片世情天地間，白也是眼，

青也是眼。——喬吉甫山坡羊寓興

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喬吉甫天淨沙即事

北曲體製 本編限於篇幅，除照散曲舉例外，再將馬致遠漢宮秋一齣表列以

明北曲（雜劇；元曲）體製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雜劇

（正末劇）

楔子 正末唱

仙呂賞花時零曲——家麻韻

第一折 正末唱

仙呂點絳脣套數——家麻韻

第二折 正末唱

南呂，一枝花套數——尤侯韻

第三折 正末唱

雙調，新水令套數——江陽韻

第四折 正末唱

中呂，粉蝶兒套數——庚青韻

題目 沈黑江明妃青塚恨

正名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

登場人物的脚色

正末 漢元帝

正旦 王昭君

冲末 呼韓邪單于

淨 毛延壽

外 尚書令五鹿充宗

丑 內常侍石顯

雜色 文武內官 宮女 番使 番兵

二五、戲曲下——明清兩代南曲

傳奇 前面已經說過，南曲（傳奇）肇興於南宋，是在北曲（雜劇）之前，然因金、元好雜劇，北曲流行，南曲遂爲一時壓倒。但北曲不諧南聲，元亡明興，南曲盛行，北曲幾乎廢絕，所以明、清「傳奇」（南曲）和「元曲」（北曲），一樣的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名劇 明之南曲，至今存留的，有閱世道人所編纂的六十種曲。明初最盛行的爲荆劉拜殺四大傳奇及琵琶記。荆釵記爲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權所作，叙王十朋和玉蓮戀愛的故事。劉知遠一名白兔記，無名氏作，叙劉知遠微賤時的妻子李三娘，磨坊產子的故事。拜月亭一名幽閨記，是施君美根據王關北曲改作，叙貢生蔣世隆兄妹，和丞相子興福尚書女瑞蓮婚嫁的故事。四大傳奇中，以此劇詞曲最妙；尤其是萍跡偶合一齣中思兄懷夫一段，情文逼至。殺狗記是徐鉅（仲由）根據蕭德祥的北曲改編，叙孫華交結惡友，逐弟孫榮，華妻殺狗勸諫，華悔悟，重與其弟友愛。這四

種傳奇，結構都一線到底，文辭俚俗動人，是當時最合搬演的劇本。琵琶記是叙趙五娘剪髮上京，尋夫蔡邕事。喫糠齣中有一曲最著名：「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是奴家與夫婿，終無相見期。丈夫，你便是米啊！米在他方沒尋處，奴家便是糠啊！怎得把糠來救得人飢餓。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琵琶記詞曲雖妙，但已開琢句修辭之漸。

此後明曲作者，都是堂堂文家，如邱濬（瓊山）、楊慎（升庵）、王世貞（弇州）、鄭若庸（虛舟）、沈璟（伯英）、湯顯祖（臨川）、屠隆（長卿）、祝允明（枝山）、唐寅（伯虎）等。大都因受古文餘波流入曲界的影響，或使用麗句靡詞，或不脫學究習氣，或不尋宮數調，每每有礙搬演，于是戲曲已不是唱曲，却一變而為讀曲；不是搬演的劇本，是文學上劇本。但是此中名著却不少。頂有名的，要算湯顯祖的玉茗堂四夢——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紫釵記——以天外的奇想和絕對巧調，獨步古今。尤以牡丹亭為最著名，該劇叙杜麗娘恐懼少女美之容易消失，幻夢與柳夢梅戀愛，

失戀而亡。終還魂與夢梅重相燕好，和父母團圓。劇中將少女的心情，刻劃的寫出，曾賺得許多少女的眼淚。明末有阮大鍼春燈謎燕子箋兩劇，以奇想與巧詞膾炙人口，亦曾爲一時所推重。

清代名劇 清代傳奇，不如明代；然而在康熙的盛時，卻頗不乏作者。李漁（笠翁）尤侗（西堂）洪昇（昉思）孔尚任（云亭）張堅（漱石）夏綸（惺齋）蔣士銓（心餘）等最有名，就中以洪之長生殿（康熙十八年成）與孔之桃花扇（同治三十八年成）稱爲清曲的雙璧。洪昉思遊於王漁洋之門，以詩爲海內所知。長生殿是本白樂天的長恨歌而作的。其成功曾使白仁甫的梧桐雨在詞壇的地位爲之動搖，被稱爲千百年來曲中的巨擘。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纏頭爲之增價，其名聲至於如此。因適逢國忌日，集客演唱，被彈劾，趙秋谷也因為與會被免官而不復起。他底「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歎，就是爲此而發的。孔云亭是孔子底後裔。就詞曲而論，也是獨具隻眼的人。桃花扇是以復社文士侯朝

宗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風流韻事爲骨子，以明末的興亡南都的盛衰爲背景構成的一大史劇。當時前代的遺老還在，還是回憶故國，對於這感慨深的題材，異常捧場，所以其流行不讓於長牛殿。一時王公貴人爭求之，大有紙貴洛陽的景況。在小說是紅樓夢；在戲曲是長牛殿、桃花扇，實爲清代通俗文學的代表傑作。其他李笠翁的十種曲，蔣心餘的絳雪樓九種曲，張漱石的玉燕堂四種曲，黃韻珊的倚晴樓七種曲等，都是有名的劇本。

南曲體製 南曲體製，以琵琶記爲例，列表如下：

(齣目)

第一齣 副末開場 第二齣 高堂稱慶 第三齣 牛氏規奴……………第四  
十一齣 風木餘恨 第四十二齣 一門旌獎

(登場人物)

生 蔡生

旦 趙五娘

外 蔡公 牛太師 貼旦 牛氏

淨 蔡母 丑 李旺 惜春

末 張太公 副末 開場

(開場)

〔問內科〕 且問梨園子弟，今日敷演誰家故事？那本傳奇？〔內應科〕三不從琵琶記。〔副云〕原來是這本傳奇！待小子畧道幾句家門，便見戲文大意：

〔中呂慢詞〕〔沁園春〕趙女姿客，蔡邕文業，兩月夫妻。奈朝廷黃榜徧招賢士，高堂嚴命，強赴春闈。一舉鰲頭，再婚牛氏，利縮名牽竟不歸。饑荒歲，雙親俱喪，此際實堪悲。堪悲趙女支持，剪下香雲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築成墳墓。琵琶寫怨，逕往京畿。孝矣！伯喈賢哉！牛氏，書館相逢最慘悽，重廬墓，一夫二婦，旌表門閭。

極富極貴牛丞相

施仁施義張廣才

有貞有烈趙貞女

全忠全孝蔡伯喈

崑曲二簧 北曲亡於明；南曲至明嘉隆間，崑山有魏良甫、梁伯龍，自翻新調，漸

流行于世，所謂「崑曲」。

崑曲詞句不能通俗；且聲音太低，只合士大夫私家娛樂。平民自然會要求一種藝術的娛樂，「二黃」「西皮」便應運而生，二百年來將崑腔也盤據而有之。「二黃」產生於湖北的黃陂、黃岡；傳至安徽，受「徽調」的影響；再由安徽傳至北京，又染了北方色彩，便變成了今日最流行的「京二簧」「西皮」。本於「秦腔」聲調較二簧爲急。京劇剪裁與編制，是由典麗的進於通俗的，由束縛的進於自由的，由貴族的進於平民的。在戲曲史上應占一地位；可惜二百年來毫無進步，所以將近破產。

## 二六 小說上——元以前小說

小說 前面已經說過，詩分敘事詩，抒情詩，劇詩三類，現在又說回來了。「敘事詩」演進而散文化的則爲「歷史」，由「歷史」的描寫性質演進則爲「傳記」「傳記」不一定同「歷史」一樣重在記載的翔實，故可以容納荒唐詭異的事情，也可以容納點綴鋪排的描寫；一方面再受「辭賦」的「極聲貌以窮文」手腕的影響，一方



面再受「哲理文」中「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寓言的影響，進一步便成了「小說」。

唐以前小說 中國小說的創始，比較戲曲早得多；但牠的完成，却較戲曲爲後。無論那一國的小說都是胚胎於神話傳說。中國因受儒家思想束縛，雖不語怪力亂神；而與儒家思想對立的道家書中，却保存神話斷片不少。如在莊子列子一類書中，有好些寓言或小說似的敘寫。至漢、魏、六朝，割記式小說異常發達。大概鬼神志怪書爲多；或是文士之傳神怪，（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等）或是釋家之明因果。（王琰冥祥記）或是方士之行勸誘（王嘉拾遺記等）或因釋道互扇而流爲清談（斐啓語林劉義慶世說新語等）以外間有記載宮闈秘聞（漢武故事飛燕外傳等）的。

唐人短篇小說 直到唐代，文人才有意作小說。一時小說思潮異常澎湃，因有組織完美的短篇小說，所謂「傳奇」者出現。事實瑰奇爲前所未見。敘寫熱烈而有

趣，亦爲前所未見。後來的詩人戲曲家，都喜歡取他的事實做材料，所以唐人傳奇，在中國文學史上便成文學材料的寶庫。這些傳奇中，約可分爲三類：像蔣防霍小玉傳、元稹會真記，是叙戀愛的故事；楊巨源紅線傳、杜光庭虬髯客傳，是叙豪俠的故事；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沈既濟枕中記，是叙神怪的故事。至宋，李昉監修太平廣記把漢至宋初這一類的小說筆記都搜集進去，書有五百卷之多。

**宋人話本擬話本** 宋代短篇小說，題材既不動人，叙寫亦不深刻。但是宋代盛時，說書是民衆娛樂的一種；他們的底本，叫做「話本」，如五代史平話、京本通俗小說等是。受話本影響的作品有大宋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等。「擬話本」「話本」和「擬話本」本身無多大價值，但對後來小說影響極大。

## 二七 小說中——元明清小說一

**元明清章回小說** 元人入主中原後，韻文流爲戲曲，散文流爲小說；「白話章回的長篇小說」出，小說界另開新局面，由文言變做白話，由札記變做章回，由瑣聞

變做有系統的敘事，這是小說成功的時代。宋江、李逵、孔明、關公、孫行者、岳飛、楊六郎、秦瓊諸人的姓名，輸到民間，成了他們最崇拜的英雄。這一類著作，自元至清，作品繼出。最著名的，元代的水滸傳、三國演義，明代的西遊記、金瓶梅，合稱爲小說界四大奇書。清代章回小說亦極發達，諷刺的有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日觀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曾樸的孽海花等；言情的，有曹霑的紅樓夢，陳森書的品花寶鑑，魏子安的花月痕等；俠義的，有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石琨的三俠五義；俞樾的七俠五義等；學術的，有李汝珍的鏡花緣，夏敬渠的野史曝言等，而以儒林外史、紅樓夢、鏡花緣三書聲名最大，而紅樓夢一書更是冠絕古今，在我國小說中，推爲首座。

水滸傳的作者，傳說不一，有的說元錢塘人施耐庵作的，有的說是元明之間錢塘人羅貫中作的，都無確實的證據；大約元代草創本子，曾經過好些人的刪改。水滸傳敘宋江等人的故事。記這類故事的，前有宋之宣和遺事，元劇之黑旋風李逵、武松

打虎等。可見當時這種斷片的傳說甚多，施耐庵以燃犀之眼光，秉如椽之大筆，綜合諸種傳聞，成此驚天動地之快文。其描寫人物活躍之狀，潑刺陸離，如虎嘯地。其結構之雄大，文字之剛健，描寫人物之精細，不獨在中國小說中首屈一指，且亦足雄飛世界之文壇，宜乎金聖嘆極口稱揚，把他配莊騷馬史和杜詩，而進以「天下第五才子書」的尊號。

水滸傳有百二十回與七十回兩種本子：前者爲李卓吾的忠義水滸傳，（又有百回本）後者是金聖嘆第五才子書。前七十回，叙天罡星三十六員地煞星七十二員，百零八豪傑離散集合之事，以梁山泊相會爲主，描寫豪壯快活的舉動。後半述宋江等應招諭改節仕朝廷的始末，北伐契丹，南征方臘，立了大功。多數豪傑皆傷此役，亦有病死者，有出家者，有逃海外者，有辭官爵者，千古英雄，風流雲散。副統領盧俊義統領宋江等又相繼斃於讒人之毒手。其末路實悲痛慘澹之極。金聖嘆因取豪快的前半部，捨悲慘的後半部，翻忠義爲盜賊，截至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以夢結局，何等神韻縹緲，留下無窮感慨。然自宣和遺事的文看來，則七十回未免有傷全璧。

三國志演義是根據陳壽的三國志而以小說的形式來演述的。古今人物之輩出，前推春秋戰國，後推三國。蓋從漢末爭亂以來，董卓、呂布、二袁之勿起忽滅，曹操之戡定羣雄，奄有中原，孫權據父兄之基業，割據江東，劉玄德之流寓漂泊，備嘗辛苦，如走馬燈之局面，實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而以此演義的三國志，不用說是最有趣味的了，本書共百二十回，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起，到降孫皓三分歸一統止。因為有史作根柢，不像水滸傳西遊記那樣憑空的結構，無中生有，任筆直揮，因此遂不免還受拘束。所以對於各個人物，都不敢放膽描寫，其結果當然不及水滸。此書原本，今不可得；現在所流傳的，是清毛宗崗改定本。

西遊記流行於今者，爲吳承恩著之百回本。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約一五一〇——一五八〇）性敏慧，博極羣書，曾著雜記數種。雜記之一，即西遊記。在吳

本西遊記之前，尚有齊雲楊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楊本雖大體已立，而文詞荒率，僅能成書；吳則却把牠放大了十倍。材料則採取華光傳、西遊記雜劇、三藏取經詩話、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構思奇幻，有聲有色，集中中國神怪故事的大成，成了一部偉作。

金瓶梅是一部描寫性之變態的小說。全篇百回。取水滸傳中唯一的豔事，以潘金蓮與西門慶的事做骨子，加以種種複雜的描寫而成的。總之，即止於西門慶一家的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唯描寫極淫褻鄙陋；市井小人之狀態，逼肖如真；曲盡人情，微細機巧之極；雖其意或替世人說法，戒好色貪財；然其取材之鄙野，到底不能登士君子之堂。但因牠與西遊記之空想的相反，是一種極端寫實的小說，在認識社會之半面上，誠爲一倔強的史料。至關於作者，或傳明之大文豪王世貞，或說是王氏的門人。

## 二八 元明清小說二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秉持公正，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莊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吳敬梓，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幼卽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博士弟子員。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然不善治生產，性又豪不數年舊產揮霍俱盡，時或至於絕糧。雍正乙卯，安徽巡撫趙國麟舉以應博學鴻詞科，不赴，移家金陵，爲文壇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秦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資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貧。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乾隆十九年卒於家中，年五十四。（一七〇一——一七五四）

所著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詩七卷，皆不甚傳。吳敬梓著作皆奇數，故儒林外史亦一例，爲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僑居於金陵。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尙有明季遺風，制藝而外，百不經意，但爲矯飾，云希聖賢。敬梓之所描寫者，卽是此輩，既多據自身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市井細民，皆現身帑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

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人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錦，合爲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得人重視。

紅樓夢一名石頭記，前八十回曹霑作，後四十回乃高鶚續作。曹霑（一七一九——一七六四）字雪芹，一字芹圃。祖寅父頴，皆官江甯織造。康熙五次下江南，曾有四次以織造署爲行宮，後頴卸任，霑隨父歸北京，時約十歲。曹氏日就衰落，後來竟至貧居西郊，日啜餛飩，連飯都沒有吃。從他一生看來，紅樓夢都有些影射他自己的事。這部書以含着「通靈寶玉」榮國府的公子賈寶玉爲中心，配以楚腰纖細的「金陵十二釵」，即買家四豔（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寶玉的愛人林黛玉，後來成爲正室的薛寶釵，其他則爲王熙鳳和其女巧姐，以及李紈、秦可卿、史湘雲、女尼妙玉。更以侍妾丫鬢等二十四美人爲副，加上賈家的諸公子，外家的兄弟、僮僕等，總計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綜錯配合，全篇分章合共一百二十回。此種大規模大計畫的做法，結構細密，用意週到，禍福相倚，吉凶互伏，雖千變萬化，亦如線穿珠，如珠



走盤粒粒不爽。滔滔九十萬言，殆一倍於史記水滸傳的大冊子，真乃古今東西第一的言情小說。水滸傳各種各樣的描寫主要的三十六男兒的剛德，紅樓夢反之，將「金陵十二釵」二三十美人的女性，各人各樣的發揮盡致，曲盡溫柔優雅清高戀愛。固執嫉妒淺慮陰險等一切情海之波瀾，詳細的演說男女兩性的悲歡離合嬉笑怒罵的心理狀態。雖是言情小說，而與金瓶梅大異其趣，紅樓夢描寫的是情，金瓶梅描寫的是慾。金瓶梅乃記世間一般下層的蠢俗關係；紅樓夢則以富貴榮華的上流社會為中心。

鏡花緣乃大興人李汝珍作。汝珍，字松石。此書取材極博，作者曾假林之洋的打譚，自論其書道：「這部『少子』，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道人就是老子的後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經，講的都是玄虛奧妙；他這『少子』雖以遊戲為事，却暗寓勸善之意，不外風人之旨，上面載着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馬弔射鵠蹴球鬥草投

壺、各種百戲，這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亦可令人噴飯。『書中有君子國一節，嘲諷世人甚著風趣，又有女兒國一節，是討論婦女問題的第一個大膽作者。』

元明清除章回小說特別發達外，模擬唐宋小說體裁者亦復不少。模擬唐人博奇體的筆記小說者：記狐鬼的有清人蒲松齡聊齋志異，志怪的有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和王韜遯史謾言等模擬宋人平話體而作的短篇小說集，有馬夢龍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空觀主人的拍案驚奇，古狂生的醉醒石，李漁的十二樓，周清原的西湖佳話。此等故事集，今人已不很注意；只有抱甕老人就三言編選的今古奇觀為最流行。

## 二九 唐宋以後的古文和駢文

這一時代以戲曲小說為時代文學，詩歌與散文都不如。這因為元明清三代詩人文人，大半不是追尋秦漢，便是模仿唐宋，泯滅了自己的性靈，故作品特點不多。但是文學作家，却相繼輩出。

金古文 第一，古文：金人據中原百餘年，當時文人如蔡珪、趙秉文、楊雲翼、王若虛等，在北方仍維持中國固有的文學，金祚將絕的時候，有元好問文學特優，有人說：他的詩文，足以上繼唐宋，下開元明，這算是金代第一有名的文學家了。

元古文 元初許衡、劉因、吳澄、金履祥等，承宋代流風，並長於理學派的文學，虞集稍後起，但有元一代文學，卻算他是一個大家，同虞集並世齊名的文士，有黃潛、柳貫、揭傒斯三個人，合稱「儒林四傑」，蘇天爵、陳旅、薩都拉、張雨、楊維禎等，或與虞集同時，或稍在虞集之後，統是元代著名的文家。

明古文 明初文學，劉基、宋濂文皆傑出。劉雄邁有奇氣，所作文神鋒四出，如金駿足，飛騰飄瞥，騫澗注坡。宋以儒者自任，所作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同時王禕文章，醅樸宏肆，有宋人軌範，與濂齊名。方孝孺稍後起，從宋濂學，文章雄健豪壯。亦是明初文學巨子。永樂以後至成化末，八十年中，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三個人，號稱「三楊」，聲望相等。三楊所作詩文，雖無深湛幽渺的思致，縱橫馳驟

的才力，可多是透迤有度，醕實無疵，時人遞相摹擬，號「臺閣體」。到了弘治、正德年間，臺閣體的文章，往往膚廓冗長，千篇一律。這時候有何景明、李夢陽、邊貢、徐楨卿四個人出來，提倡復古，風氣一變。這四個人號稱「弘正四傑」。四傑的復古，原有一番功力，可是倡始的人，却是李東陽、東陽，字賓之，號西涯（一四四七——一五一六）當時論者，有說：「東陽倡始之功，甚似唐之燕許」。在這時候，另以清快諧奇著名所謂「才子之文」者，有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三人。更有特出的一個人，就是王守仁。他的文章，雅健有光采，上承宋濂、方孝孺的餘緒，下開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的先聲，足爲一代大宗。自四傑等矯正臺閣體文弊，教天下人不要讀唐以後的書。附和的，還有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個人，合稱「七才子」。這算明代文士中的「前七子」。可是這一派的古文，鈎章棘句，剽襲秦漢的面貌，因此嘉靖初年，有王慎中、唐順之等出來矯正，亦皆卓然成家，當時文學界，并稱王、唐。比王、唐稍後起的，有茅坤、歸有光、茅坤最佩服唐、順之。順之喜唐宋大家文，就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

八家，因此茅坤就選出這八大家的文，成一都文鈔，風行海內。歸有光，字熙甫，世稱震川先生，（一五〇六——一五七二），治古文雖比王、唐稍晚，卻是宗尚相同，主張清順有情致，不尚詭怪，亦不尚絢麗，影響於後二世紀甚大。同時王世貞因地望通顯，主持文柄，有光極排軋他。但世貞晚年極稱熙甫之文，嘗讚其畫像曰：「風行水上，漁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王世貞同李攀龍、謝榛、宋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七個人，合稱七才子，這算明代文士中的「後七子」了。遠承前七子餘緒，極力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到萬歷年間，有公安人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所作詩文，多趨尚清新輕俊，力詆王、李那種斑駁陸離。這一派的詩文，叫公安體。這時候卻又有個竟陵體。同牠爭長，提倡的是竟陵人鍾惺、譚元春二家。公安體主張清新輕俊，變王、李的贗古，竟陵體卻用幽深孤峭，變公安體的清新輕俊。以上諸人主張雖有不同，然傷於擬古與空疏，無特殊風格則一。

清古文 公安竟陵兩種文體盛行時，文學界的豪傑，如侯方域、魏禧、錢謙益、吳

偉業、顧炎武、黃宗羲等，力能矯正文弊。但明祚已移，侯、魏一班人的文章，只能顯名清初，作一個新朝的藻飾。侯方域才氣奔放，爲志傳，能寫生，得遷固神理。魏禧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得力於左氏傳及蘇洵最多，這二人可算清代文人的先導。錢謙益才力富健，學問鴻博，所作沈鬱藻麗。吳偉業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明亡以後，激楚蒼涼，文多悲壯。顧炎武博覽羣書，日知錄三十卷，爲最負盛名筆記之一。黃宗羲綜貫經史百家，著述甚多，有明夷待訪錄一書，獨到之見特多。以上所舉幾個人，並在順治年間，卓有聲名，到康熙時候，治古文的，有汪琬、姜宸英、邵長蘅、方苞一班人。工詩詞兼能文章的，有宋琬、施閏章、陳維崧、彭孫遹、尤侗、王士禎、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一班人。方苞、桐城人，比汪、姜諸人稍後起。他的文章，上規史漢，下仿韓歐，大體雅潔。有同邑人劉大櫟，亦工古文，方苞極推重他。這兩家的古文，後來傳習甚盛，就叫「桐城派」。大櫟傳姚鼐同吳殿麟。姚鼐字姬傳，（一七三〇——一八一四）爲文醇厚清遠，是其特色。自鼐出，桐城派古文始光大而影響於世。同時又有個朱士琇，古文亦卓然成家，獨心折姚

姚氏弟子有劉開、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統算是桐城派的古文家，同時輝敬、張惠言爲古文，私淑劉氏，後人或稱他們爲「陽湖派」。張惠言，字皋文，（一七六一—一八〇二）他是多方面作家，經學、駢文、和詞均稱大家，古文亦雄邁有氣魄，高於其他諸人。桐城家法，在道咸年間，梅曾亮、曾國藩又竭力把他振作起來，直至清季如吳汝倫、張裕釗等還是遵守不廢。

六朝以後駢文 第二，駢文：駢儷自六朝以後，仍與散文并行不廢，在唐有所謂「唐初四傑」：「燕許大手筆」：「陸宣公奏議」。詩家如李、杜、元、白、溫、李，均精於此道。在宋則「宋四六」一名，在文學史亦占一地位。元明兩代，則庸廓陳濫，萬手一律，皆自鄒以下。至清則駢文復盛，作者蜂起，才藻繽紛，爲唐以後所未有的盛況。稱大家者甚多，尤侗（西堂）、陳維崧（迦陵）最爲卓出；胡大游（稚威）爲文奧博；袁枚（簡齋）能用駢文獨抒己見，辨論是非。他如吳兆騫、吳其年、吳綺、張惠言、邵齊燾、劉星輝、吳錫麟、曾煥、洪亮吉、孫星衍、孔廣森、汪中、吳鼐諸家駢文，都氣壯而文達，辭麗而理明。

三〇 唐宋以後的詩詞（一）

元代詩詞 第三，詩詞：元代詩人詞人，大概就是那幾位文人。他們的詩雖追古，但結果被潮流鼓盪，近於白話者居多。中葉以後，詩人很多，而以楊維禎詩名極高，號「鐵崖體」。他的詩，近於平民的，偏於女兒的。元代詞不甚著名，因為詞人都把填詞工夫，用到作曲上面去了。

一楊蕭然竹與蘭，擁衾話別轉留難；明朝又渡湘江去，細雨斜風分外寒。——金履祥徐山甫夜話有

詩言別次韻

但願吾兒會讀書，不妨貧苦一錢無。頭顱有肉元難厚，項頸生筋自合麤。——許澄病中雜言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犁杖，循籬看落花。——虞集上馬

秋風動林葉，庭雨滴池荷。孤客睡不著，亂蛩鳴更多。——趙孟頫獨夜

初嫁郎時正盛年，畫眉塗頰鬥蟬娟；只知百歲專房寵，誰料君恩不似前。

江南女兒年十五，兩髻丫丫面粉光，小紅船上採蓮葉，北客初來應斷腸。——楊維禎江南竹枝詞

看竹何須問主，尋村遙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雲山屬我。張叟臘醅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



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曰可。——劉因西江月

明代的詩人不少，詞人則寥落晨星。明初的詩，有人把牠分爲五派：高啓、楊基、張羽、徐賁并稱「吳中四傑」爲「吳詩派」而以啓爲第一。啟學漢、魏不爲漢、魏所囿；學唐、宋不爲唐、宋所拘，所以他的詩，不古不今，亦文亦俗。楊基的詩學「鐵崖體」，五古爲最有名。林鴻爲「閩詩派」與鄭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陳亮、王稱、周玄、黃玄稱「閩中十才子」。孫蕡爲「嶺南詩派」與王佐、黃哲、李懷、趙介稱「南園五先生」。他如劉基爲「越詩派」孫崧爲「江右詩派」以後有復古派的李東陽及「弘正四傑」（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吳中四才子」（徐禎卿、文徵明、唐寅、祝允明）楊慎均以詩名。至嘉靖初，有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七子，主張復古，在當時頗占地位。袁宗道兄弟出，才推倒他們，號「公安體」。未幾，鍾惺、馮驥公、安體淺率通俗，另出手眼，變爲幽深孤峭，也風靡一時。明代詞人，向推陳子龍爲明代第一詞手，其實劉基的詞也很不錯。

妾刀不斷機，郎行當早歸；還將機中錦，作郎身上衣。——高啓古詞

青青陌上桑，葉上帶春雨；已有催絲人，咄咄桑下語。——楊基陌上桑

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古來英雄士，各已歸山阿！——劉基薤露歌

生長在江南，不愛江北住。家在閩門西，門垂雙柳樹。——徐禎卿江南樂代內話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袁宗道西湖

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袁宗道偶見白髮

繡嶺平川，漢家故壘，一抹蒼烟，陌上香塵。樓前紅燭，依舊金鈿。十年夢斷嬋娟。回首處，離愁萬千。綠柳

新蒲，昏鴉春鴈，芳草連天。——陳子龍柳梢青春望

### 三二 唐宋以後的詩詞(二)

清代詩 清代詩人、詞人，大半都是能古文或駢文的。十八世紀作家極多，作品

亦蔚然可觀；十九世紀則日漸彫零。清初詩人，要推「江左三家」(錢謙益、吳偉業、龔

鼎孳) 皆是貳臣傳中人物。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他的詩，沈鬱藻麗，高情逸致，在詩

壇上占一位置。吳偉業，字駿公，仕於新朝，出於逼迫，故詩悲惋淒麗，故國之思，時時流

露。又常作詠歌時事的長詩，時稱之爲「詩史」。江左三家外，有陳恭尹、屈大均、梁佩蘭稱「嶺南三家」。龔陳屈梁的詩，并無特殊風格，反不如喜做白話詩的李漁。順治初詩人很多，有所謂「西冷十子」（丁藥園、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明、沈謙、虞、黃、昊、陳、延、會）、「燕台七子」（丁藥園、施閏章、宋琬、張譙明、嚴灝、周、釜、山、趙、錦帆）；就中以施宋詩名最高，時稱「南施北宋」。略後於施宋的詩人，爲王士禎、朱彝尊。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一六三四——一七七二）力倡「神韻說」。影響當時詩人極大，論者推爲清代第一詩人。在神韻派詩體盛行時候，持異議的有趙執信、查慎行，亦有名於時。到乾嘉年間，十八世紀中，作家至多，而以袁枚、蔣士銓、趙翼并稱爲「江左三大家」。他如厲鶚、沈德潛、翁方綱、黃景仁、舒位、郭麐、鄭燮等均各有所樹立。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老人。爲人佚蕩，詩如其人，任情而言，以輕淺明白動人，爲當時東南文壇大領袖。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客，善用秀麗悽鬱之筆，寫驚人激楚的故事詩。趙翼，字雲崧，號甌北，他的詩，能達人所不能達的情，說

人。不能說的話，冷嘲熱諷，滑稽而有趣。實是當時以後第一個白話詩人，宜乎他自負道：『吾詩自爲趙詩何知唐宋。』鄭燮，字板橋。他的詩明白如話，清澄似水，在這些通俗詩中，他當然沒有繽紛的辭華；有的却是向來詩人不常有的人道精神。他爲農夫呼籲，爲童養媳呼籲，他反對胥吏的私刑，反對人間的一切暴政，他取材於中國詩人向來不曾踏到的領域，宜乎說起鄭板橋來，幾乎人人知道。乾嘉以後，十九世紀中間，詩人殊爲寂寞，雖有梅曾亮、張維屏、龔自珍、何紹基、鄭珍、莫友芝、曾國藩、金和、黃遵憲、王闓運、李慈銘等相繼而出，雖無特殊風格，而各有才情；若巢經巢與秋蟬吟館兩詩集，自覺高人一等。

客裏無花獨倚樓，討春無計恨悠悠。無花亦有便宜處，省却花飛一段愁。——錢謙益無花

食豆兼食苗，豈苗瘦如縷；不聞豆花香，惟帶豆葉苦。——吳偉業廬山雜詠

三朝送茶湯，嬌羞難出手；行到阿姑前，錯聲呼阿母。——李漁新嫁娘

滴盡眼中血，驕兒聞不聞！他鄉風雨夜，寂寞一孤墳！

猶是中秋月，清光依舊圓；却將萬行淚，送汝向重泉！

寒食棠梨道，紙錢高下飛；夜台音信斷，兒去幾時歸？——王世禎九月十五夜哭師兒

六十生兒似較遲，却緣難得轉稱奇。芝田蕙畝從人說，瓊樹天生只一枝。

湯餅筵前客坐深，掌中擎出是瓊琳；隔簾不用催絲竹，兒笑兒啼盡好音。——查慎行王學庵生子走

筆賀之

前年麥田三尺水，去年麥田半枯死；今年二麥俱有收，高下黃雲遍千里。磨鑿霍霍割上場，婦子打曬

田家忙。紛紛落磴白於雪，瓦甌時聞餅餌香。老農食罷吞聲哭，三年乍見今年熟。——沈德潛刈麥行

寒夜讀書忘却眠，錦衾香燼爐無烟；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袁枚寒夜

函骨棺三尺，呼兒痛一家；撫尸勞祖母，掩面別娘耶。戲具都爲殉，生年竟有涯！萬千憐惜意，到此不能

加！——蔣士銓哭四兒之一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說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趙翼論詩

六尺匡牀障皂羅，偶留微罅失譏訶；一蚊便攪人終夕，宵小原來不在多。——趙翼一蚊

鷓兒苦讓貪朝睡，否至邢台日未斜；等是征程何必晝，即投宿處亦非家。得休便醉姬苴國，不到拚眠

孟祖車。事事關天都有命，前途休問馬休提。——鄭珍晚趨邢台

半邊眉，汝何來？太守門下請錢回。太守門何處？鍾山之旁近大府……一心要貸難民命，聘賢太守專其政，太守計日：「費與濫百二十錢，一人贖。」太守計日：「難民多，一人數請當奈何？我聞古有察眉律，」呼僕持刀對人立。一刀留下半邊眉，再來除是眉長時……防蠹術果奇，作蠹術斯巧。豈但無眉人不來。有眉人亦人都少。惟有一二市井姦，賂太守僕二十錢，奏刀不猛眉猶全；半邊眉可三刀焉。否則病夫真餓死，癡心尙念一朝活，拚與半邊眉盡割。吁嗟！太守何不計之毒，千錢割人耳與目；萬錢截人手與足。終古無人請錢至太守，豈非大快事！——金和半邊眉

清代詞 清初詞人，龔鼎孳、梁鼎標，很負盛名，而以吳偉業爲第一，同時，尤侗的詞也極圓轉。繼之而起的，有所謂「前七家」（宗徵、與錢芳標、顧貞觀、王世貞、沈豐垣、彭孫遹、成德）、「前十家」（加上李雯、沈謙、陳維崧）十家中的陳維崧和朱彝尊在當時地位最高，凡填詞的幾無不以朱陳爲規範。乾隆初年，宗朱的有厲鶚諸人；宗陳的有鄭燮諸人；宗宋之晏歐的，有王時翔諸人。乾隆以後，詞分兩派：厲鶚主「浙西派」，張惠言主「常州派」。惠言同周濟、龔鞏祚、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稱「後

七家」再加姚燮、張琦、王錫震，是爲「後十家」。除上述諸人外，李漁、惲敬、黃景仁、丁履恆、陸繼輅等，均是當時著名的詞人。

門外青驄騎。山外斜陽樹。蕭郎何事苦思歸？去去去。燕子無情，落花多恨，一天憔悴，私語牽衣淚。醉眼  
假人覩。今宵微雨怯春愁。住住住。笑整鸞衾，重添獸炭，別離還未。——吳偉業醉春風春思

北郭青谿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溪烟芳草  
舊迷樓。——王士禎浣溪沙

纖月黃昏庭院。語密翻教醉淺。知否那人心，舊恨新歡相半，誰見？誰見？珊枕淚痕紅泫。——成德如夢  
令

當年此地，銷魂人記銷魂字。妙舞清飲，不是柔奴定態奴。西風古道，二十年來人漸老。漠漠迢迢，秋雨  
重經紅板橋。——陳維崧減字木蘭花秋雨過紅板橋

石橋西，板橋西，遙指平山日未西。舟來蓮葉西，人東西，水東西，十里歌聲起竹西。西施更在西。——朱  
彝尊長相思紅橋尋歌者沈西

年年負却花期。過春時只合安排愁緒，送春歸。梅花雪，梨花月，總相思。自是春去不覺，去徧知。——張

惠言相見歡

愛愛憐憐還惜惜，曲衷細語甜如蜜。問他會否對人言，附耳回云密密密。問他失約待如何，俯首招承責責責。從來說話少單聲，道是情人都口吃。——李漁玉樓春雙聲

第七編 世界化時代——今日以前

三三一 革命文學

近六十餘年的中國，可以說是從前歷史上所未有過的多事時代；這反映到文學上來，也就變成一個多事時代了。自太平天國滅亡後，至今不到七十年，因門戶開放，受世界潮流的鼓盪，文學方面。意識和形式起幾次激烈的革命。雖然作品的技巧比較以前文學拙劣或幼稚，但在文學史上却又闢出許多新的領域。

第一，日本化時期：「南京條約」以後——「五四」以前）從前中國文學雖受過印度影響，然儒教勢力甚大，文學基礎未為其整個動搖。自從南京條約締結以



後，由閉關自守時代，一變而爲門戶開放時代。復羨慕日本維新的成績，一時爭相模效。文學的意識方面，如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大同書等，對於舊經解懷疑闢謬，對於新制度創造建設。梁啟超論文太多，將各種學術充量輸入。嚴復譯天演論、法意羣學肄言等書，於是歐洲近世學說，印入國民腦海。章炳麟的著述，能獨闢蹊徑，大膽反抗古人。譚嗣同的仁學，衝決一切網羅，打破國家鴻溝。急進諸子，則鼓盪革命，如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戴大仇等，均本熱烈的情感，發爲民族的呼聲。在形式方面，則因新聞雜誌蜂起，而報章文體流行。申報的王韜（天南邈叟）、湘報的譚嗣同、唐才常、新民叢報及國風報的梁啟超，天津新聞報的夏曾佑、嚴復，民報的汪精衛、胡漢民、民立報及民權報的戴傳賢等，其文皆氣機流暢，才華縱橫，意之所趨，筆無不達。所謂古文體格，古文義法，拘牽束縛之弊，一掃無餘。同時日本名詞，採用至多。他如嚴復摘取雅詞，譯西方新義，音義並通，煞費苦心。林紓以古文譯歐美小說，頗負時譽，都是翻譯界的先進。

第二，歐美化時期：（五四以後——北伐成功以前）民國成立以後，政治談論極多。癸丑以還，束縛言論，思想停滯，漸趨於「演譯文學」，甲寅雜誌，即其表徵。歐戰後，世界思潮變動極大，「五四」（一九一八）的文學運動，應運而生。當時蔡元培主北大學府，胡適、陳獨秀、周作人等，大刀闊斧，倡文學革命，建設新文學。雜誌新青年，就是這個勇敢的先鋒隊。從前文所載的道，多是綱常禮教忠孝節義的謳歌；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的社會意識，尊重天賦人權，鼓勵自由競爭。但是有了這樣的意識的革命，便需要一種更平民更自由的文體來表現，「語體文」「散文詩」就是應付這需要的形式。革命他們又努力翻譯西洋小說和劇本，採用西洋文體和名詞。意識形式兩方面都含有多少歐美氣味。

白話文學 輓近文學，其內容，則因受世界潮流之激盪而日漸開展擴大；其形式，則日趨簡單平易而我「語體文」的勢力也日漸增高。語體文並非近代所特創，實際上，在我國文學上是一個極重要主流。遠些講，周誥、殷盤皆是當時語體；後來時

代變遷，語音改變。後人就誤以爲是文言。比如「之」字，古音讀若「的」，所以說「我之書」正和現在我們講「我的書」一樣。近些說：在宋代——十一世紀頃，白話文學已佔了極大的勢力，當時濂、洛、關、閩諸大理學家，不僅以語體作文，更能以語體作詩，最著名的則有邵康節的擊壤集。這許多理學家的語錄與白話詩，雖說在文學的藝術上，沒有什麼驚人之處；而在文學的形式上，確正有極大的革新。

應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晝永，院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落，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世也應遲。

萬事由天莫強求，何須苦苦用機謀。飽三餐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休。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幾時休。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邵康節擊壤集

宋代那些「話本」及「擬話本」可以算是真正近代白話文學的最初起源。如五代史平話，京本通俗小說之類，而大宋宣和遺事實爲白話章回小說的前鋒。這種語體文，歷元、明、清三代，士大夫階級不以此爲文學正宗；所謂縉紳先生都認爲裨

官野史，村夫之言，以爲不可登於大雅之堂。然而九百年來，白話的作品既日漸豐富，而語體的內容，亦日漸改進，依修詞學的規律向前進化；自然的音節，流利的語調，深刻的描寫，舉凡一切文言所不能道，不能達的情節與瑣事，白話文皆能暢達無遺。以此白話文實具有不朽的眞價值；所以雖不得貴族階級的提倡，而自能傳流千古，因平民主義之日漸勝利，白話文也隨之日漸抬頭。

本來「藝術條規」在文學上原是不可少的一種規律；但是到了後來，太注重規律，就發生了流弊，不僅汨沒了各人的個性，而且頹喪了創造的精神。我國文學，到了清代已漸入於山窮水盡之境：如作文則宗守桐城，做詩則辦香江西，填詞則模仿夢窗，皆是作繭自縛，自討苦吃，所以如章實齋（一七三八——一八〇一）他自己雖是一個古文家，但對於古文已早攻擊，暢論古文十弊，如所謂「誤學邯鄲」削足適履」等十大流弊，將古文批評得淋漓盡致。章氏是十八世紀的人物，他已經對於古文就這樣不滿了。後來有個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〇六），膽量也不小，他

的『我手寫我口』的主張，可以說直接甌北的心傳。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黃遵憲雜感

上述的兩個人，章實齋是革新古文的先鋒，黃遵憲是革新詩的先鋒。所以一到了二十世紀白話文學經過了新青年雜誌社一班人的提倡，語體文與語體詩遂大放光明。從前語體文，僅有小說是牠的領域；語體詩僅有民歌，或童謠是牠的領域；經過民國初年——五年至十年——一番熱烈的運動，語體的詩文，擴大了領域，要佔領整個二十世紀的文學界了。惟語體文與語體詩，現正在努力創造與日漸革新的時代，深信最近之將來，必有偉大的作品出現。

民族主義的白話文學家 在十九世紀末，民國紀元前，那時正是滿清潛主中原，宰割漢人的時代。於是國內有識之士，均紛紛起來革命。惟革命之初，第一要喚醒人心，要喚醒人心，就不得不注重宣傳，當時對於宣傳有極大供獻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湖南的陳天華（字星臺，號過庭，又號思黃一八七五——一九〇五）一個是四

川的鄒容，（字威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這兩個人，皆是秉有如火的熱情，憤宗國之不振，一個是氣極投海，一個是在牢內急死。一個年才三十一，一個年才二十一，陳氏著有猛回頭，警世鍾，中國革命史論等，遺稿有獅子吼一種尚未完成。鄒氏著有革命軍一書，宣傳之魔力最爲偉大。而他們皆知道利用通俗的白話文，來發揚民族主義。所以他們的作品，不僅在內容裏，已充滿了革命的精神；而且在形式上，也毅然採用白話，這可稱爲白話文學的先覺。

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尊一聲，衆同胞，細聽端詳。我中華，原是個，有名大邦。不比那，彈丸地，僻處偏方。論方里，四千萬，五洲無比。論人口，四萬萬，世界誰當。論物產，真個是，取之不盡。論才智，也不讓，東西各洋。看起來，那一件，比人不上。照常理，就應該，獨霸稱王。爲甚麼，到今日，奄奄將絕？割了地，賠了款，就要滅亡。這原因，真真是，一言難盡。待我們，細細數，共作商量。五千年，俺漢人，開基始祖。名黃帝，自西北，一統中央。夏商周，和漢人，一姓傳下。並沒有，異種人，來做帝皇。這是我，祖宗們，傳留家法；俺子孫，自應當，永遠不忘。可惜的，骨肉間，自相殘殺；惹進了，外邦人，雪上加霜。到晉朝，那五胡，異常猖獗；無非是，俺同種，引虎進狼。自從此，分南北，神州擾亂。到唐朝，才平定，暫息刀槍。

到五季，又是個外強中弱；俺同胞，遭殺戮，好不心傷。宋太祖，坐中原，無才無德；復燕雲，這小事，尙說不遑。難怪他，子孫們，懦弱不振；稱臣任，納貢品，習以爲常。那徽宗，和欽宗，爲金捉去；只岳飛，打死杖，敵住虎狼。朱仙鎮，殺得他，片甲不返；可恨那，秦檜賊，暗地中傷。自此後，俺漢種，別無健將；任憑他，屠割我，如豕如羊。元韃子，比金賊，更加兇悍；先滅金，後滅宋，鋒不可當。殺漢人，不計數，好比瓜果；有一件，俺說起，就要斷腸。攻常州，將人膏，燃做燈亮。這殘忍，想一想，好不淒涼！豈非是，異種人，原無惻隱；俺同胞，把仇讐，認做君王。想當日，那金元，人數極少；合計算，數十萬，有甚高強。我漢人，百敵一，都是有利；爲什麼，寡勝衆，反易平常？只緣我，不曉得，種族主義；爲他人，殺同胞，盡喪天良。他們來，全不要，自己費力；只要我，中國人，自相殘傷。這滿州，滅我國，就用此策；吳三桂，孔有德，爲虎作倀。那清初，所殺的，何止萬萬！那一個，不是我，自倒門牆。——節錄陳天華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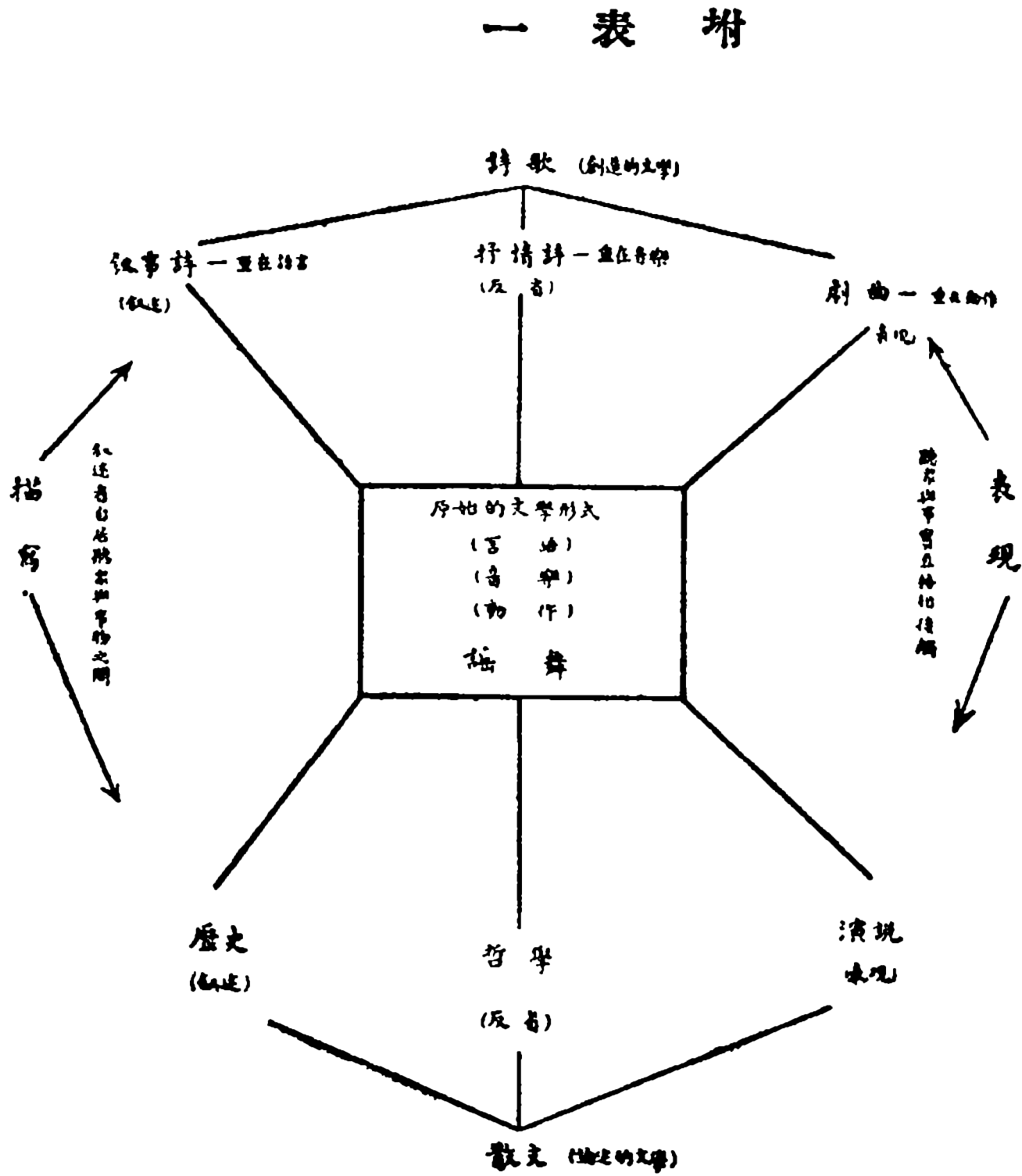
人生苦！人生苦！一到死期無處躲。脚直身枯可奈何！聽我唱這革命歌。世上從無百年壽，到底皮囊須爛臭。金錢田宅歸何許？貴爵高官難帶去。兒孫圍繞牀前哭，口裏雖哀心却樂。從古富家無好仔，但求父死得錢財。家中雖有美嬋娟，反博他人臂上歡。黃土一坏棺七尺，空陳羹飯誰能吃！可惜權豪富貴人。生前營業費艱辛；到頭難帶分文歸，剩得空骸變死灰。早知一

死終難免，何不生時先檢點。仗義羣興革命軍，報仇雪恨逐胡人。成了功業遮天地，當世稱爲大國民。縱使不成頭被砍，也教人間稱好漢。人人都敬文天祥，天祥終爲殺頭強。勝似花天酒地生，一朝死去永無名。……人生長樂總難求，一點良心在識羞。如何最是可羞事？忘了祖宗百世仇。不然寄籍他人國，却忘他身原漢族。生前縱使趁威風，死後何顏見祖宗！人人都敬鄭成功，成功扶漢故稱雄。這些不用多言講，但費半時心細想，一念祖宗二念死，胸中雪亮如觀掌。人生苦！人生苦！一到死期無處躲；脚直身枯可奈何，聽我唱這革命歌。——節錄鄒容革命軍

至關於白話文學運動的經過，現代文學的趨勢等等，好讓「現代文學」這一個科目去詳細講演；文學史的敘述，則姑止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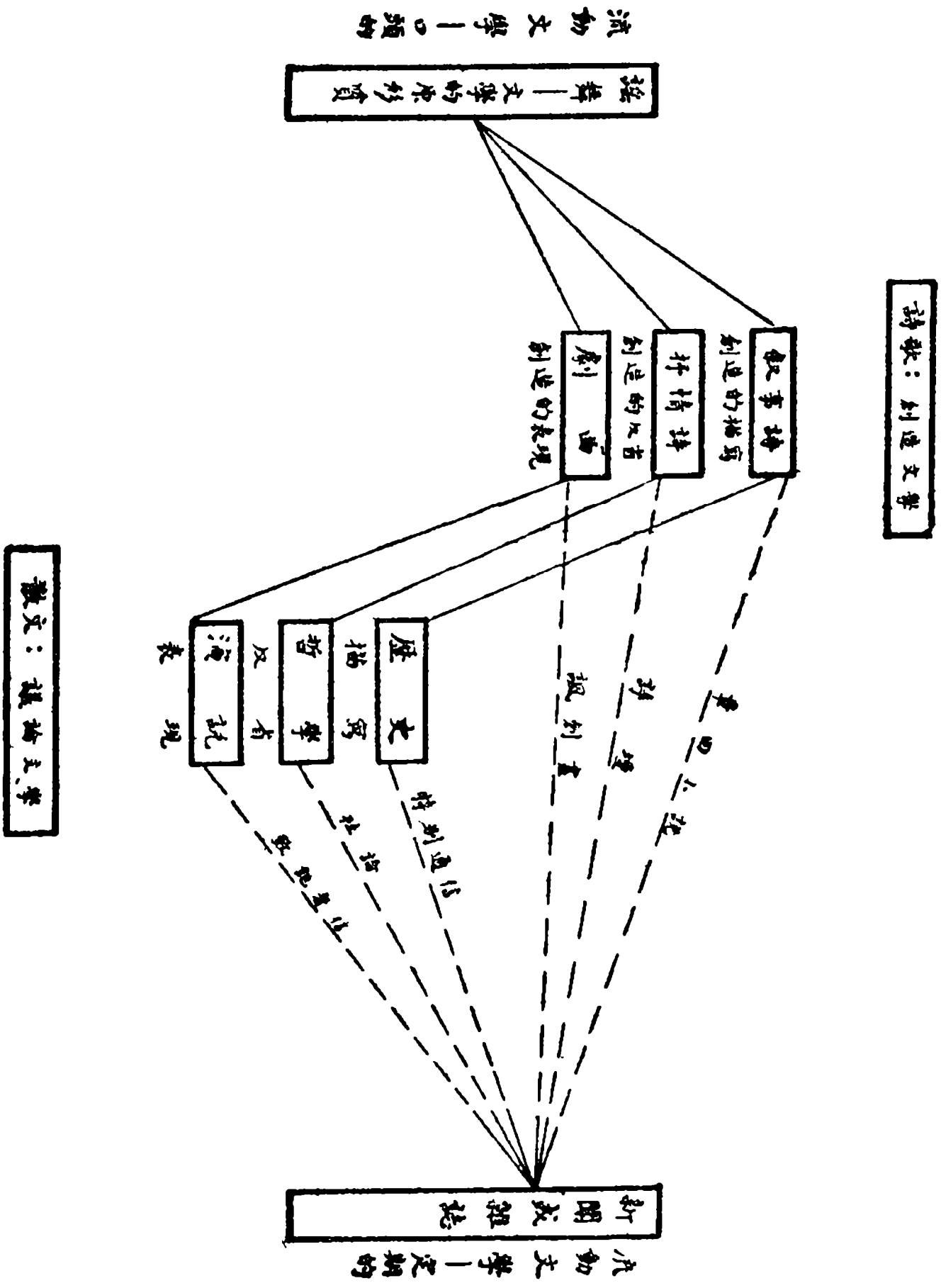


摩爾登氏文學分類演進表



附 表 二

摩爾登氏文學分類演進表二



附表三 我國歷代文學家地理的分布表

		(甲表)	
		周	戰國
隸	直	淳于髡、	孔子、顏回、
樂毅、	荀况、 上古倉頡、 (傳)	騶衍、	孟軻、
		孫武、	甯戚、
		晏嬰、	孔伋、
		東	山
		伏勝、固、轅生、申	培公、田何、高堂
		匡衡、何休、鄭玄、	生、后蒼、歐陽生、
		章賢、費直、章孟、	孟喜、梁丘賀、王
		侯始昌、夏侯昌、	式、公孫弘、東方
		孔安國、終軍、夏	朔、鄒陽、主父偃、
		王弼、	諸葛亮、
		王肅、	仲長統、
		孫炎、	王粲、
		劉楨、	孔融、
		徐廣、	左思、
		徐邈、	王羲之、 (後居
		王戎、	會稽)
		徐摛、	王融、
		劉昭、	徐陵、
		任昉、	顏延之、王褒、
		崔浩、	崔靈恩、
		賈思伯、	
		高允、熊安生、	
		道元、魏收、甄琛、	
		劉焯、劉炫、李德	
		林、李諤、許善心、	
			顏之推、 (後居
			萬年)
			隋

西 山	南 河
	商伊尹、 太公望、管仲、李 耳、列禦寇、莊周、 墨翟、 鄭子產、范蠡、卜 商、端木賜、吳起、 鬼谷子、尉繚子、 公孫衍、韓非、李 斯、申不害、商鞅、
郭泰、	秦呂不韋、 賈誼、賈山、晁錯、 河上公、丁寬、張 禹、薛漢、應奉、鄭 衆、計慎、服虔、宋 均、焦延壽、寬 桓、費長房、一應 劭、邊韶、張衡、 蔡邕、蔡琰、荀淑、 (八龍)悅、彧、
(關羽)	鍾繇、 何晏、 應瑒、 阮瑀、 阮籍、
孫楚、 孫綽、(後居會稽) 裴頠、 裴頡、 郭璞、(後過江) 周續之、(後入廬山)	孫登、 李充、 阮咸、 山濤、 潘岳、 潘尼、 謝鯤、 謝道韞、 向秀、 郭象、 于寶、
裴松之、 裴子野、 陸凱、 溫子升、 張正見、	庾肩吾、 庾信、(本新野人) 袁翻、 周顒、 范雲、 江淹、 阮孝緒、
薛道衡、 王通、	鄭譯、

蘇 江	甘 陝
言偃、子游	上古岐伯、周公旦、尹喜
包咸、乘嚴、忘魏、伯陽、張昭、祖翼、奉劉、安枚、陳琳、施雋、孟卿、嚴彭、章昭	田何、韋玄成、司馬遷、劉向、劉歆、馬援、杜篤、班彪、班固、班昭、傅毅、馬融、趙岐、賈逵、(居平陵)、揚震、趙壹、張騫、王符、馮衍、李陵、(成紀人)、蘇武、(杜陵人)
陸雲、陸機、劉伶、葛洪	杜預、摯虞、皇甫謐、傅咸、傅玄、陰鏗、蘇蕙
江總、顯蕭、子雲、蕭統、侃蕭、子良、蕭子張、率顧、野王、皇照、陶弘景、陸倕、周處、顧愷之、鮑曹憲	蘇綽、辛德源
	楊素、牛弘

南 湖	北 湖	西 江	徽 安	江 浙
	卞和、尹吉甫、屈原、宋玉、黃歇、公孫龍(子石)		管仲、	
	王延壽、黃香、蔡倫、	張道陵、	劉邦、(高祖)、文翁、桓譚、衛宏、	王充、
	孟宗、		曹操、曹丕、曹植、薛綜、稽康、	虞翻、
	習鑿齒、臧榮緒、羅含、	陶潛、董奉、慧遠、	桓溫、桓玄、	王羲之、徽之、獻之、(居會稽)
	費昶、	雷次宗、周續之、	謝眺、(陽夏人)、宣城太守、周興嗣、	均、沈重、謝靈運、沈約、吳
	智顛、			姚察、智永、

南雲	西廣	東廣	建福	川四
				尹吉甫、 ?
				司馬相如、揚雄、 王褒、嚴遵、張霸、 楊終、李尤、
				李譔、陳壽、 譙周、
				李密、
				何妥、

乙表)		唐五代	宋	金	元	明	清
東	山	房玄齡、 段文昌、 段成式、 劉滄、 和凝、 韓熙載、	王禹偁、石介、穆 脩、李格非、李易 安(女)、 辛棄疾、晁補之、 李成、	張養浩、 潘昂霄、 馬定國、 張行簡、	張養浩、 潘昂霄、	邊貢、 李攀龍、	宋琬、王士禎、趙 執信、孔尚任、蒲 松齡、 孔廣森、顏元、桂 馥、郝懿行、盧見 曾、 張英齡、
直	隸	魏徵、李百藥、孔 穎達、蓋文達、啖 助、 李嶠、張鷟、許敬 宗、李華、李翰、商 適、李德裕、李觀、 李翱、劉禹錫、賈 島、盧照麟、	柳開、 宋白、 李昉、 邢昺、	劉因、 劉秉忠、 郝天挺、 李冶、 潘迪、 蘇天爵、 姚燧(遷洛)	宋訥、	孫奇逢、李塨、朱 筠、谷應泰、徐松、 曹雪芹、文康、李 松石、 呂熊、 舒位、寶廷、張之 洞、徐世昌、王樹 枏、	



西 山	南 河
司空圖、呂巖、 (居長安) 盧綸、 維王縉、柳宗元、 薛稷、温大雅、 王績、王勃、薛收、 孫復、	商隱、 翹、姚合、盧同、李、 元稹、白居易、韓、 肅、岑參、韋應物、 馬承禎、賈至、梁、 儒、岳飛、史達祖、 及韓愈、姚崇、司、 興義、賀鑄、朱敦、 穎士、元結、獨孤、 郭忠恕、魏野、陳、 吳道玄、張說、蕭、 謝佐良、聶宗義、 程顥、程頤、邵雍、 弘智、玄奘、鄭虔、 陳搏、韓琦、尹洙、 吳兢、李延壽、趙、 宋庠、宋祁、王洙、 沈佺期、宋之問、 宋庠、宋祁、王洙、 趙秉文、
(後居洛) 元好問、 李獻甫、	許衡、 許有壬、 姚燧、 姚姬、 (本柳城人)
郝經、 張翥、 薩都刺、	李夢陽、 何大復、 高叔嗣、 曹端、
薛瑄、	侯方域、 湯斌、 張伯行、
閻若璩、 張穆、 何乃瑩、	

蘇	江	甘	陝
徐鉉、徐鍇、 叔倫、許渾、 李煜、芾（居吳）	陸德明、劉知幾、 范仲淹、胡瑗、孫 許景光、張旭、儲 洙、潘闓、王覲、范 光義、陸龜蒙、蔣 成大、尤袤、秦觀、 防、包融、包佶、張 耒、陳師道、葉 若虛、皇甫冉、戴 夢得、洪興祖、米	王仁裕、 思邈、 柳宗元、韓偓、孫 白居易、權德輿、 常建、杜佑、杜牧、 楊炯、杜甫、嚴武、 李薦、	姚思廉、令狐德 寇準、 蔡、蘇、題、喬知之、 呂大防、 顏師古、顏真卿、 張載、
	倪瓚、		余闕、
良輔、	高啓、宗臣、王世 錢謙益、吳偉業、 貞、唐順之、歸有 顧炎武、惠棟、焦 光、王鏊、高攀龍、 循、江藩、萬樹、張 焦、肱、陳子龍、陳 堅、惲敬、張惠言、 繼儒、文徵明、魏 邵齊燕		王恕、 胡纘宗、
			李仲孚、 宋伯魯、

江	徽	安	江	浙
王季友、 吉中孚、 鄭谷、 謝小娥、	張籍、 吳少微、 李紳、 曹松、 杜荀鶴、		褚遂良、 虞世南、 徐浩、 駱賓王、 錢起、 丘爲、 陸贄、 杜光庭、 寒山、 貫休、	吳文英、 高觀國、 張炎、 羅貫、 何基、 王柏、 林逋、 周邦彥、 張先、 四靈等、 陸游、 陳傅良、 王十朋、 葉適、 王應麟、
劉敞、 劉攽、 劉恕、 劉奉世、 晏殊、 王欽若、 潘興嗣、 歐陽修、 王安石、 黃	姚鉉、 王琪、 王珪、 梅堯臣、 周紫芝、 張孝祥、 朱松、 維願、 程大昌、 呂夷簡、 胡一桂、 包拯、 李公麟、			
吳澄、 熊朋來、 虞集、 楊士弘、	貢奎、 貢師泰、 胡炳文、		楊載、 趙孟頫、 金履祥、 柳貫、 黃潛等、 楊維禎、	
胡居仁、 吳興弼、 胡廣、 危素、	薛蕙、 趙沆、 程敏政、 程嘉燧、		宋濂、 王禕、 劉基、 方孝孺、 王守仁、 胡應麟、 茅坤、 高明、	
魏禧、 彭元瑞、 蔣士銓、 吳嵩梁、	戴震、 江永、 包世臣、 鮑廷博、 施閏章、 方苞、 劉大櫟、 姚鼐、 姚瑩、 戴鈞衡、 劉開、 方東樹、 吳汝綸、 李鴻章、		李漁、 洪昇、 朱彝尊、 湯石曾、 黃宗羲、 禹斯同、 盧文韶、 毛奇齡、 章學誠、 胡渭、 陸渭其、 姜宸英、 胡天遊、 孫應言、 孫貽讓、	

南 湖 北 湖	西
李善、李邕、杜審言、孟浩然、席豫、岑本文、許圜師、李羣玉、胡曾、李郃、歐陽詢、歐陽通、懷素、陸羽、羅公遠、劉蛻、舒仲雅、齊己	
魏泰、潘大臨、路振	庭堅、陸九淵、周敦頤、曾鞏、楊萬里、胡銓、文天祥、汪藻、馬端臨、樂史、謝枋、得姜夔、向子諲
趙復、歐陽玄	范梈、揭傒斯、傅若金、蕭士贇
楊溥、劉大夏、李東陽、何孟春、袁宏道、鍾惺	劉崧、解縉、楊士奇、羅倫、嚴嵩、何喬新、湯顯祖
王夫之、魏源、鄧顯鶴、曾國藩、皮錫瑞、王闓運、張百熙、王先謙、張裕釗、樊增祥、楊度	文廷式、陳三立、易順鼎

建	福	川	四
<p>周朴、</p> <p>楊億、柳永、阮閱、 游酢、胡安國、胡 寅、劉子羽、劉子 翬、楊時、劉勉之、 朱熹、黃幹、蔡元 定、蔡沉、羅從彥、 李侗、真德秀、陳 襄、陳祥道、胡宏、 熊禾、李綱、陳淳、 鄭樵、黃公度、黃</p>	<p>陳子昂、 李白、 孫逢吉、 孫光憲、</p> <p>范祖禹、張栻、虞 允文、 陳堯佐、魏了翁、 李心傳、李燾、蘇 易簡、蘇舜欽、蘇 洵、軾、轍、過、韓駒、 文同、楊繪、唐庚、</p>		
<p>曹學佺、 王慎中、 楊榮、 蔡稱、 王稱、 唐泰、</p>	<p>楊慎、</p>	<p>林紆、 陳衍、 嚴復、 林旭、 鄭孝胥、</p>	<p>張問陶、 劉光弟、 宋育仁、</p>